

86-7/8 J

# 蕉風

双月刊

4  
6  
4

五年一、二月号

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AN / FEB 1995

RM1.50



鲜花和鱼 / 林焕彰 / 水彩及压克力



PL 3090

JFEN 4

(DB)

# 神的断代史



诗 / 陈大为

图 / 王耀麟



## • 造神第一

我翻开课本翻到旧石器那章  
神的婴年果然有暴戾倾向

力量是伟大与渺小的根据  
皇天展示祂毁灭的闪电与雷霆  
熔岩与洪水都有不容忤逆的脾气

祖先畏惧的想像将自己紧紧反锁  
手脚和思维都投入洞穴的挖掘  
活在有英雄出土的期待里面  
幻想著禹幻想著后羿  
祖先弱势稳定了神的钙质  
祂的意旨等于一部上古史

我翻到新石器那章最后一段  
有些开窍的祖先找来龟的腹部

洗干净再薰一薰  
用锐器会意了事情象形了文明  
人开始拥有人的意义；

## • 封神第二

清醒的青铜没有诱发对神的怀疑  
这一章还是祂的磁场不看也罢  
读到明代才有点像话

小说竟有制造神和神话的本领  
笔墨形成崭新的信仰中心  
轻易把神召来斗法或打架  
把凡人封为神祇只要作者喜欢  
于是有了哪吒有了托塔天王  
神口在文学的版图里繁殖  
百姓增加了许多膜拜的选择  
可是神州并没有因此而平安

我想来想去我想去想来  
其中一定有什麼不敬地方  
比如庙太小香不够香……

## • 装神第三

灶君走来合上我质疑的课本  
才四点半祂说祂饿了  
(灶君是我对肠胃的暱称)

吃饭永远比幻想来得实在  
神坛便是神和神棍的饭碗  
每天都有一堆鬼事供他忙  
比如某某寡妇想召亡夫上来说说话  
比如谁家生病的孩子对神有何冒犯  
又比如我要求一串发达的彩票号码  
他还能召来老聃关云长  
甚至全身骚痒的齐天大圣  
当然万万不可拿西游记去考他

我翻开日记写下感想：  
神是灯塔导航迷失的船  
虽然塔上的灯是乩童的看法  
就任祂吧任祂存在  
反正我有我的海图与罗盘。

\*



# 蕉風

PP 595 / 12 / 94  
MITA (P) 344 / 12 / 94  
RM1.50

编辑顾问：白 堇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拓  
许友彬  
小黑  
朵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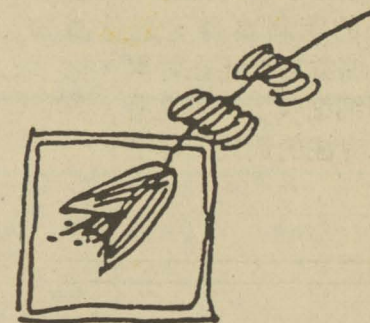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 目 录

【彩色文章】	神的断代史 心灵劊记 \ 散文心情 河	陈大为 灵子 林惠洲	封面内页 封底内页 封底
【编辑人语】	九五心情	编者	3
【寓言】	五则	陈瑞献	4
【诗】	我在夜里醒来 认错	吴震寰 李国七	5 6
【评论】	○漫谈马华文学走向世界 群丑连环图 魏萌小说《鲁素英》： 之出走与启悟问题的研究 流亡的悲怆： 白先勇小说中的放逐问题 论罗门的诗歌理论	钦鸿 唐林 石问君 林幸谦 陈鹏翔	7 10 13 25 28
【散文】	一场带着走的孤寂 无天无地 食皇帝蟹 释明珠和尚 豆腐颂	方路 心水 心水 心水 梁绮云	40 44 46 47 50
【柔密欧·郑小辑】	手稿 生态 搭九龙地铁到中环找你 是你，悄悄把我的梦拉走 爱情也有感激的泪水 爱情不在意错误 镜 岛		52 53 54 54 55 55 56 56
【微型小说】	一、生活习惯 二、故友重逢 别那么驴了 厚手、皮薄和 AB	布尔 布尔 羊君 陶宗令	57 58 60 60
【封面图画】	鲜花和鱼(水彩 / 压克力)	林焕彰	61

## 【编辑人语】

# 九五心情



一九九五年的文坛是怎样的面貌呢？执笔写这篇札记的时刻，正是九四年的岁末，送旧迎新，难免兴起检讨过去、憧憬未来的心情。

一九九四年见证了又一个经济富足的年头，国家连续八年取得了超越八巴仙的经济成长率，但是我们的文学成就是否也有这样辉煌的成绩呢？马来文学在政府领导人（副首相尤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积极推动之下，有了更长足的发展，马来人作家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也迅速显著地提高。小说家 KHADIJAH HASHIM 在参与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时告诉其他的国际文友（发表于《文学月刊》），她一年两万零吉的免税版税够她过日子了。靠文艺创作的版税过生活，是许多马华作家所企盼的吧。是的，我们毕竟还是在充满希望的希望中，继续希望着。

过去的一年，我们一共发表了 77 首诗，34 篇散文，5 篇小说，4 篇论文。当然，其中并没有包括特别策划的专辑如：【新加坡作家小辑】、【陈瑞献专辑】、【砂朥越作家专辑】、【李敬德诗展】。在国内与国外作家们的稿件支持下，我们的刊物才得以顺利地出版。文友们的爱护，想起来都会有一股暖流漾过心房。事实上，随着资讯的迅速开展，我们发现每一个月所收到的海外稿件更多于国内作家的来稿。配合国家领导人要将我国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经济与教育中心的雄心，《蕉风》当然也能够在呈献我国最好的华文文学作品之外，也成为各国作家文友的交流驿站，藉以提高我们的视野。本刊编辑于一九九四年一共受邀四次参加在厦门、云南、吉隆坡及新加坡举办的文学研讨会议。文友们都一贯的对《蕉风》三十九年来的奋斗脱帽致敬。因此，上述心愿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 砖息

◎陈瑞献

放下手中的泥团，一丛盛开的茉莉凑得更近他身边。惊觉自己还在呼吸，他深深细细嗅了一阵花香，再投入专注的造砖工作中。

## 寓言

## 五则

## 生活

溪上一条蚯蚓，以爪夷文，罗马字母以及中国书法线的无休止律动，万变的空间绳结以及无限的造型美生活着。

## 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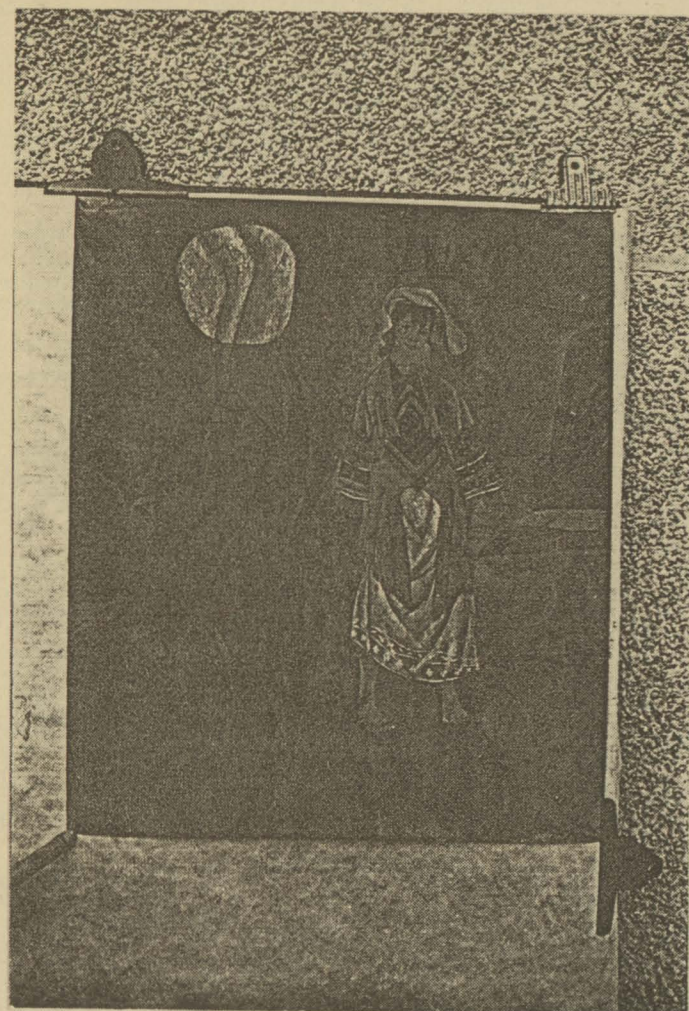
一位穿T恤牛仔裤的僧人被一位穿僧袍的俗人刺杀。

## 龙树

一只蝌蚪，忽然给自己取了个名，要其他蝌蚪都叫他“龙树”。因为大家的发音不好，那只蝌蚪一直闷闷不乐。

## 气向

空中，一阵气流对另一阵气流说：“你转到这个方向后，衣袖，钢铁以及色彩的余息越向前流越稀薄。”另一阵气流只用一阵浓香回答。



诗—吴震寰  
图—张小鹭

# 我在夜里醒来

我在夜里醒来  
夜莺的歌声  
穿过风中树的叹息  
这般娇嫩、纯净  
只有你——夜的静  
知道月色多麽温存

窗玻璃十分明净  
花偎依着月光  
睡在窗上  
星星凄迷了山的萤火  
闪闪烁烁  
并没有泄露夜的秘密



# 认错

◎李国七

我是一个好人，只不过  
偶尔写了一些坏诗

风雨交替的热带土地上做一只兽  
入夜时开始行猎，所谓人性  
与情慾是分不开的

压低声音来说这些，以  
庄严的语气

我不向我爱过的女人道歉  
譬如不想向每一个印成铅字的意思  
揹负任何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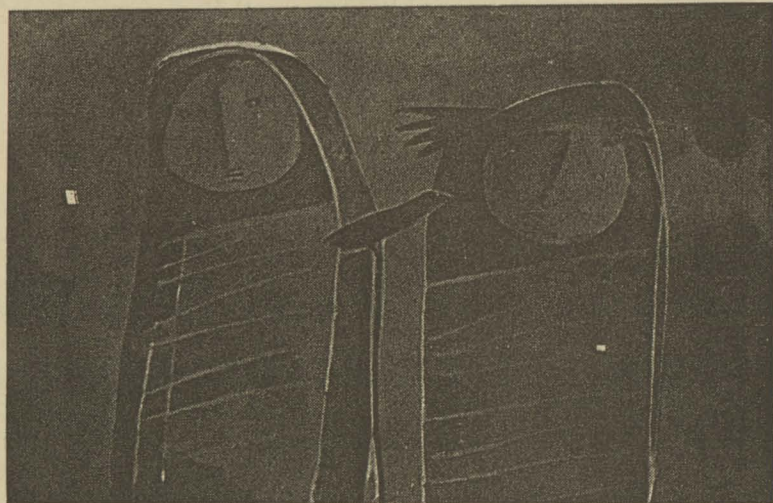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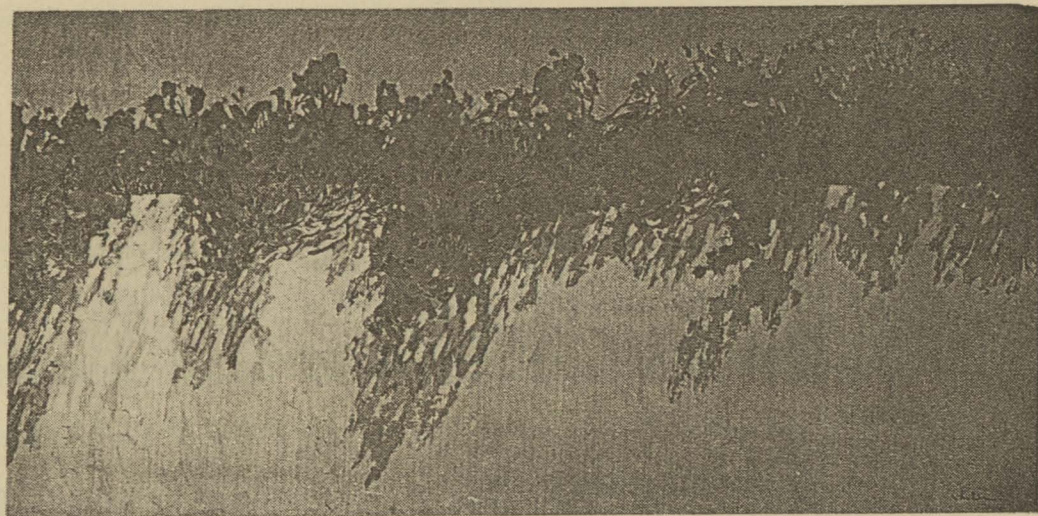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蓝色的鸟》  
诗 / 李国七

文 / ◎钦鸿

# 漫谈马华文学走向世界

图 / 王耀麟



马华文学走向世界，这是马华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它发展的必然规律。

广大马华作家也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冲破国界，为世界文坛所认可。

然而客观现实并不理想。尽管马华文学（指与新华文学分流以前的马华文学）发轫最早，就整体而言，在世界华文文学运动中影响也最大，但实际上，离走向世界尚有一段距离。

走向世界是一个大课题，不是一篇小文章所能承载的。本文以“漫谈”为题，表示仅感想所及，只取其一二，而不求全面也。

## 一 走向中国大陆

世界是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但对华文文学来说，走向世界恐怕不能忽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

明先生说：“只有将新加坡文艺带引到华文文学最繁盛的地区，只有将新加坡文艺介绍并引进到华文市场中去，才能让其他地域的人了解、接受新加坡文艺。”（《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总序《立足本地，放眼海外》）马华文学似也当作如是观。

但不必讳言，对中国大陆的多数读者来说，马华文学似乎比新华文学要陌生一些。不是说，马华文学的水



平就低于新华文学作品，但后者在中国大陆的影响明显超过前者。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最主要的是马华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隔绝的时间要比新华文学长得多，尽管两者同出一源。同时应当看到，在与大陆文坛的联系上，新华文学作家们比马华文学作家似乎更为自信、更为积极。

打开大陆的许多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新华作家的各类诗文学作品时有所见，而马华作品则难得出现。每次大陆举办世界性文学征文、文学竞赛，新华作家必定榜上有名，而马华作家则少之又少。

其实，马华文坛有一批相当有实力、有水平的作家，他们可以在台、港、菲、泰等地报刊发表作品，也完全有能力跻身大陆文坛。

其实，大陆的众多报刊杂志都辟有“海外华文文学”专栏，大多数文学编辑也都欢迎马华作家投寄自己的佳作。如《中华散文》、《散文》、《美文》、《随笔》、《诗刊》、《星星》、《诗神》、《诗林》、《当代》、《十月》、《收获》、《小说界》、《海峡》、《花城》、《台港文学选刊》、《四海》、《华文文学》以及各地报纸的文学副刊，都是可选之刊。

另外，图书馆也是作家与广大读者相联系的极佳桥梁。大陆图书馆目前由于经费和进书渠道等多种因素，难得购取马华文学书籍。如果作家们愿意向大陆图书馆捐寄自己的著作，不啻为大陆读者和研究者增进了解、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使自己的作品藉此而世代流传。中国三大图书馆——北图、上图和南（京）图以及名重点大学的图书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也与世界各国著名图书馆有密切的馆际联系，可以考虑寄赠。

走向中国大陆，不等于就走向世界，但无疑是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马华文学

应该进入中国大陆文坛，也完全能够。

## 二 国际标准书号

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文学作品书后大都印有国际标准书号，而马华文学作品则很少见到。

记得前两年，太平的雅波先生寄我数册他的闪亮出版社的出版物，都是印有国际标准书号的，除此以外，就我之目力，似乎茫无所见。不单是个人出版，或是出版社付印，甚至连在马华



文坛影响甚巨的“十方文库”、“蕉风文丛”、“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出版者似乎都没有国际标准书号的意识。

其实，国际标准书号的实行，是世界出版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为出版物走向世界开辟了通道。

所谓国际标准书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Book Number，简称ISBN），是一项国际通用的出版事业和国际间图书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二是为计算机运用于图书的出版与贸易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最先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建立了标准图书编号系

统，至1972年，设在西柏林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简称ISO）公布了这项方案。据1985年统计资料，全世界已有55个国家和地区约14万家出版社参加了ISBN系统。至九十年代，参加国家和地区更为众多。

由于采用了十位数字型定长编码，结构简单、清晰，编号科学、合理，既容量巨大，又互不混淆，因此ISBN系统非常便于计算机处理，在书目征订、电传订购、图书销售、库存管理、图书馆编目、图书检索和图书管理等方面，极具实用价

值，而越来越被各国出版界和图书馆广泛使用。

反之，在世界各国普遍使用国际标准书号的形势下，哪一个国家的书籍倘若忽而略之，势必碍于对外交流，碍于在各国图书馆的收藏，也无形中降低了自己的档次。

马华文学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更趋广泛、深入，当然最主要的是大力提高作品的质量，但国际标准书号的运用似乎也不应忽视。

1994年9月11日

写于南通四凤楼

\*

### 本地作家新书

- (一) 书名：马华文学路向  
文类：文艺评论  
作者：马夫之  
出版：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邮购处：S. S. NG  
393, Sg. Chua,  
43000 Kajang, Selangor.

- (二) 书名：诗人的天空  
文类：诗  
作者：李宗舜  
出版：代理文摘（马）有限公司  
通讯处：LEE CHENG SOON  
310, Block 16, Jalan 18 / 3,  
Section 18, 40000  
Shan Alam, Selangor D. E.  
售价：马币五元正。



《谁在黑雾里熄灯》(以下称《谁》集)是雅波在1988年创作的小说集,共收有5个短篇,即《谁在黑雾里熄灯》、《抓住仅是泡沫》、《炎阳泼你一身寒》、《明天遥不可及》及《案决已黄昏》。这是关于1986年华社“合作社大风

暴”的一系列小说,和戴小华的广播剧《沙城》,刚好相互呼应。雅波在“后记”里说是“历史的镜子”,应该不是过份的夸张。

读《谁》集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雅波摄取这些历史画面的苦心安排;应用平实朴素的写实手法,使哪些人

物的一举一动,毫不含糊的、一丝不苟的栩栩如生的复现出来。尽管雅波使5个故事有5个不同的情节发展,5个不一样教育背景的主角,仍旧还是属于写实的刻划;没有写意的飘逸跳跃,也没有印象派的浓郁象征。



## 群丑连环画

——雅波的《谁在黑雾里熄灯》

文 / ◎唐林

图 / 李文绚

新华诗人陈剑的诗《无限》里,有一段这样的形容:“地球上有生命的历史 / 只是时空的逗点 / 人活到百岁为长寿 / 那生命实在比秋蝉更短 / 数千年似流星 / 人类走了几许回头路啊! / 到现在还没有认识自身的愚昧 / 用无数可贵的生命和血 / 去争取那区区的几十年”。看《谁》集里那班人物的营营攒攒,寻求的又是什么?

不记得是谁说了,一部马华文学史,就是一部华社拓荒史。从贬来看,是马华文学缺乏艺术的创作,只是忠实的历史记载,由褒来说,则是马华文学反映着社会现实,把生活情况叙述出来。撇开这些贬和褒,雅波的《谁》集反映的正是80年代华社的一段史实,那就是关于24家华资合作社,忽然在1986年同时倒闭清盘的经济大灾祸。

那场“合作社大风暴”牵涉的社员有50多万,影响差不多华社人口的半数;金钱的亏损近20亿,动摇了大部份华社底层群众的经济根基。多年领导及主持合作社的人物,不是所谓专才精英,就是传统上的贤达名流,结果却是使百万以上的人的血汗钱化为乌有;美丽的远景——进军大企业的梦,原来竟是一个史无前例

的骗局。

并不是雅波的刻意塑造,在《谁》集中的主角配角,不论是政坛、商场或教育界的精英,宣扬的人生哲理,讲述的伦理道德,完全全都是掩饰罪行的外衣,进行欺诈的手段。这些社会上的显要和活跃人物,随时随地都在想方设法去蚕食吞吃一般善良老百姓的劳动收获。雅波老老实实的绘制了一系列群丑连环画。

或许是一种巧合吧。当代中国作家王朔的小说,笔下都是这样的扭曲人性的现代英雄;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所谓典范的正人君子,都是一班獐头鼠目的当代精英,据说这是中国新一代小说的趋势,也是文学创作走进非英雄时代的反映。雅波在《谁》集中描写的人物,虽然社会制度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的人性的贪婪;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制造了一串串的人间悲剧。

小说创作需要反映现实,反映现实不一定就是小说创作。原因很简单,任何的创作都必须有艺术的加工,把生活上所收集的原始素材,变成精密美丽的艺术创作。雅波对《谁》集里小说的处理,明显的耗费了相当的精神去构思演绎,极力将每一篇的人物与故事,沿

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核心,发展成缤纷多采的不同情节,企图使那一段时间里华社的复杂混乱,全部反映出来。

可能雅波在动笔前,经过相当冗长的斟酌;在《谁》集“后记”里,他这样说:“导致风暴的原因甚多,牵涉面积也极广,当中除了主要经济因素外,尚包括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人力因素,以及种种不足为外人所道的因素等,形形色色,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不一而足,委实罄竹难书。”即使这样,雅波终于完成了这一本《谁》集。

在第1个短篇《谁在黑雾里熄灯》里,主角唐韦光校长,似乎是雅波心目中的一个悲剧人物,尤其是他最后自杀前留下的血红遗言:“还我清白”。不过,从整个故事的发展看,唐校长由离开杏坛投身商场,表现得忘我的努力,对看到的罪恶丑行反应的优柔寡断,他已经不是正面的悲剧人物,而是吃人圈中的一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的帮凶;自杀是罪有应得,不值得怜悯同情。

简廉是第2篇《抓住仅是泡沫》的主角,厚黑到家,确是一个典型的政客。雅波给他的安排很妙:落选后又面对财务官司;但是,对于这种坚持“有钱能



## 魏萌小说《鲁素英》 之（出走与启悟问题的研究）

使鬼推磨”信念当代英雄，是永远不会懊悔他的所作所为的。不但他本身是这样的勇往直前，连他的奴才爪牙，也有这种泰山崩于前仍然面不改容的气质，居然大声嘲笑受害者：哈，难怪你一世人都不会发达。讲心就没金罗。”。

雅波给第3篇《炎阳泼你一身寒》安排了一个小镇名流高重德；开始的刻划很有分寸，结局的变化，跟小妾疯狂般“赌”股票，是一个败笔。从这篇开始，接着的《明天遥不可及》和《案决已黄昏》，不管是记者出身的袁春扁，还是长袖善舞的拿督鍾义仁，雅波都让他们尝到“一场欢喜一场空”的滋味，将这班搞到华社底层群众的血汗钱化为乌有的精英，当作欺人骗己，最后连自己也是一无所有。

一向没有受到马华文坛盛行一时的自嘲主流的跟尾巴流派影响的雅波，不会在作品中出现那类盲目叫喊的政治口号，可是，在《谁》集里安排这班为非作歹的精英们，最后全部和被损害者一样白白辛苦一场，是不是意味着“是非成败转头空”？还是依循着佛家所阐扬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轮回？小说创作不需要100%的依据现实，作者的主观愿望，应该是值得让

读者思考的。

同样是《谁》集的“后记”中，雅波说：“我个人总觉得，在这场影响深远的合作社风暴中，合作社的领导人或主要决策人，须负起最大责任，诚如某人所说：“人家相信你，你却利用人家相信你的机会欺骗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社会罪人！”事实证明，这群身居高位与手握大权者，假公济私，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偷龙转凤，中饱私囊，什么下三滥勾当或肮脏手段，皆干得出。”

从这一段话中，雅波已经清楚的指出来，谁是这场合作社大风暴里的罪魁祸首，谁是必须给予同情的被牺牲者。所以，5个短篇中那些关于主要人物的描写，雅波也很忠于自己的立场。也许就这样，雅波自己把这班当代精英的光辉成绩，预先框死在早先在（代序）中说的“有知识未必有智慧”，或是“金钱无法代表智慧”，哪怕是精心策划的骗局，或是惊心动魄的掠夺，最后，都是邪不胜正的变成瞎忙一场。

依据一般的心理，邪不胜正的下场总是令人愉快的；让无恶不作的骗子暴发户逍遥法外，必定叫人痛心。可是，当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简单发展，坏人依然到

处呼风唤雨的横行，这样的结局，连同被牺牲者也一起被埋葬，会不会违反了自己的意愿？正如小说集的题目《谁在黑雾里熄灯》？雅波在“后记”里有着《谁》的答案，但这5个短篇给予读者的印象，却是没有答案的一片茫然，而且在茫然中正与负都一起消失。

雅波并没有忘记，赋予那些被欺骗被损害的渺小人物，一股坚韧不拔、克服种种劣境的身心，像福伯、庭警陈文、炒粿条的衰老合作社员、孜孜勤劳的女书记；可惜，着笔不多，没有细心慢慢咀嚼，实在很难领略哪些社会基层人物的单纯和倔强。反过来，那些现代伟人的狡猾、奸诈，欺世盗名的诡计，偷天换日的恶行，雅波却写得恰如其分，把那些当代英雄的嘴脸，淋漓尽致的呈现给读者，令人遗憾的，作者矛头所指的《谁》，始终是一个谜。

作为群丑连环画，雅波的短篇小说集《谁在黑雾里熄灯》还是成功的，他让读者重温了当年合作社大风暴中某些地方发生的事件，记录了当年这场华社经济大灾难中某些真实的场景，发挥了小说创作反映现实的功能，使新闻纪实化为有生命的文学艺术作品。

\*

魏萌，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砂朥越，一九八六年五月廿三日遇车祸不治，享年五十四岁。一九五一年开始写作，共有散文、广播剧、小说十数种书的出版，而以小说成就最高，是马来西亚文坛上极重要作家之一。

今日重读魏萌写于五、六十年代，以当时之社会背景及青年男女对“新社会”向往为素材的小说，有关于青年“出走”问题者，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然而，把它与西方“启悟”小说相提并论，却是个大胆尝试。

魏萌至少有四篇小说：《晨光照耀着山村》《明天》《手》《鲁素英》皆围绕着“出走”母题的不同处理。这篇文章，为了便利分析，拟举《鲁素英》为例，研究范围暂定于问题分析。然后，根据其中的发现，试图探求它与“启悟”小说的正确解释，以及此解释对“出

走”“启悟”的生活意义。这些论点能否建立，那是笔者对此问题的领悟及学识能力范围，并无损鲁素英的完整性。本文属于初步概论，难免不足以盖其全，倘若有些创意的话，那应归功于小说内容的启示。

### （二）

《鲁素英》作于一九五六年，属于四万字的中篇小说。时代背景取之于五十年代英国殖民地砂朥越的地方。它与上举三篇小说，格调几乎一致。一个年轻人在本身的家庭中有所不满，离家出走，终于在外头生活中得到满足或实现了愿望。他们皆是年轻女性，装扮与性格都出自同一典型：均出身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饱和着人性、良知、幸福生活气息的特性，交融着一股年轻人反叛意识。就连出走离家也具有个共同理由，追求壮丽的场面。

鲁素英一家人住在M坡。父亲鲁老头曾作过蒋朝的官员。大陆解放前夕，举家南来。鲁老头为人固执而思想封建，整日抱着本蒋中正著的书《中国之命运》。鲁素英与其兄鲁素民，属于新生代，思想较为“前进”。小说第二章，鲁素英小学毕业，与鲁老头商议到K坡·C中学就读而被拒绝。鲁老头则考虑给她在本坡英校升学。此本非她所愿，于是在其兄鼓励下假借旅行K坡报读C中学。这篇小说之写，即在她十六至廿一岁之间的一段学校生活。“出走”与“启悟”问题都集中在这位女子身上。

鲁素英的“出走”：

“妹妹，就这样决定吧！我们决不能跟他老人家一齐开倒车！他所笃信的那个“命运”，将像自己一样地没落了！……”。

“唉，妹妹，年轻人干



事是爽直干脆的！你有你的美丽远景与志愿，何必迟疑呢？”……

“你说得是！其实我并不依恋这个没落的家……”。

“妹妹，我的希望也全寄托在你了啦！记住，年轻人做事应该果断、机智、绝不可反覆无常！”……

“哥，我一定牢记你的话！”

“妹妹，路是人走出来的！”……

从以上谈话及观察，鲁素英的“出走”在当代砂朥越殖民地政治背景中有层特别意义：反映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格局。他们展望“新社会”的美好，便有当时“左倾”青年追求“圣地”意念的存在。而且都认识到只有接受华文者才能把它开花结果。这些问题，对旧日读者来说更见其政治上的重要性。它，表达了当时青年追求政治理想一股伟大的意志力；为了个人从旧思想的解放和表达了对某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而努力；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与理想付出代价；也反映了那些不能“出走”之人的希望。

从这方面的了解，鲁素英出走 K 坡，不单为了升学。正如鲁老头所反对也不是纯粹怕其女儿“学坏”——实则还有另一目的。对鲁素英来说，这里边主要在



于参与 C 中学“新思想”活动。这也是鲁素民几年前要走的路，却一直面对的反：对：“这老头儿早觉察到，儿子的思想和他的相违”。从中亦显示鲁素民兄妹的政

治思想背景。鲁素英这次能够“出走”受到素民很大的鼓励。值得注意的，是鲁素英就升学一事与鲁老头商议之前，把文凭搓成一团的下意识动作，正表示不管升学与否，她已响应了号召决定“出走”。鲁素民安排她的生活费。当她隐瞒家人说去 K 坡旅行时，拿着的皮夹，还是鲁老头专备逃走时用的。一语双关，到底揭露了鲁素英“出走”的原意，而且还冲着—个远大的目标。所以，就在赴 K 坡的旅途上，即现出了她的心底话。这个代表旧式家庭鲁老头的“家”在她心灵上，“正随着滔滔巨浪而褪色。”等到她在 K 坡站住了脚，即与同来的同学疏远了。这些可都是暗示，反映了彼此志向之不同及界线的划清。可惜，由于作者对当代政府的顾忌，此中问题成了弦外之音。鲁素英到了 K 坡并没有进一步的活动，只间接透露了一些消息。至此，小说转到鲁素英的学校生活，与朱克新的恋爱及二人对此的反省。终而留下一个未决的“出走”问题。小说结构之简单，可说是个缺陷。它，

处理的是表层现象：友情，互助互爱，人类温情的一面。而对生活深层意蕴的一面，尤其在“新社会”追求方面，则发掘较少。事实上，在处理二代之间的问题，尤其是鲁素英“出走”前后，父女之间的对立，心理上的交战、感受与情绪，再及教育、社会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的揭示。但在作者一下子就把鲁素英带到 K 坡生活、读书、恋爱，造成“出走”问题的旨趣相形下亦显得微弱了。

就那时代而言，鲁素英的“出走”应有一个感奋的场面；是当代前进份子所响应的，或是鲁素英个人的行动与渲染，比如说地下活动的情节。本来〈鲁素英〉的写作意图，即在表现这么一个青年思想演变的故事，摆脱传统旧礼教的枷锁，改革社会现状，建立新社会与政治制度及对自己祖国革命活动的拥护。这是当代“新青年”特别关心的问题。于是，“出走”当成行动的表现；一股伟大的意志力；征服和创造；新的人生观。在这一段追求的过程中，他们面对着黑暗的一面，应付

着正与邪、善与恶的力量；对着逆流的洗刷，咬紧牙根。这样在搏斗中，他们奋足抗拒，才有战胜的喜悦；败了，没有放弃希望。这才是他们的生活。可惜，这篇小说避开这些情节。鲁素英 K 坡五年的生活，直把它当成苦尽甘来，一般爱情小说的场面。实在烘托不出鲁素英当初怀着一股热望而“出走”是为了何事？

鲁素英的“出走”是因环境所造成，起之于新旧思想与社会背景。它，抹杀了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欲望，也挫败了他们追求人格的完美。照这角度来看，小说寓意即在反出旧有的一切，以实现新社会的秩序，代表青年人的希望。不管是脱离农村“出走”城市，还是重回农村——〈晨光照耀着山村〉的李碧华是例——总之，经过这场“出走”的洗礼后的青年人都变成一个新人，而且积极地表现他们对新社会的信心与拥护。他们从此过着另一种生活。形体改变，心志随之转换，乃有了富有生气的“再生”。另外，他们四周也相继起了变化。李碧华在流浪一段日子



之后，倒回农村；农村变了。鲁素英“出走”城市之后，学业有成，不只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父亲的政治观点。另外，鲁素民亦在她资助下完成中学教育。这改变的力量委实强大。从中也显示了一个缺乏真实感的世界。但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读者来说，已够动人心弦的了。主人公放弃物质上的享受，转而追求崇高的理想；牺牲自己而成就他人的美德。正是当时青年一心一意追求的。

从以上的观察，显然可以认定，主人公要改变个人的处境唯“出走”一途，但其基本因素不是反抗的精神或是自由意志，而是受到外来人的影响及劝说下才作出决定。鲁素英的“出走”就受到其兄很大的鼓励。小说第二章说得很清楚。为了较明白分析，兹引李碧华的“出走”来与前文所引之兄妹谈话作个参考。

……王凤握着碧华的手，亲切地，友爱地说：

“碧华，勇敢点，你出去工作，才会体会到，生活在群众中的意义，在那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跟山

芭死水般的生活是绝对不同的，难道你愿意永远依赖父母生活么？做个寄生虫？将来被父亲卖物品的卖给人家做老婆？碧华，勇敢点，相信我的话准没错。……”

王凤对李碧华的“出走”起了相当影响力，正如鲁素民之对鲁素英。这二件事清楚的说明，在环境的压迫之下及追求理想所作的一个选择。而“出走”之人却没有选择之余地，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只要他随着指点上路，终能达成意愿。这样的“出走”代表了许多当代青年的心声；他们全力以赴都为了一个信念。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一个“出走”之样板：主人公皆来自旧式家庭，有个专横暴虐的父亲。他们向往外头的世界，一心一意要“出走”本家，与其他有理想的新青年会合，共同创造新社会美景。这样的写作与中国三十年代的小说有些相似。可是，在本土政治的压力下，巍萌仍不能深入且从容解开这方面的问题。他主要的任务在於分别对错、好坏、黑白、善恶。不外乎一些口号、申诉。而且人物，

来去总是一样的人：贫苦群众、妇女、及被欺压的工人阶级。对社会不公不平的现象，只写出层面而不深入。就“出走”问题上，鲁素英不走，不往外头升华中学，就与鲁老头一样开倒车，没落了。如此说法，似乎勉强。他似乎不知道要改变这一切是道德勇气；而反抗与自由意志才是青年人改变旧有的精神力量。就此而言，主人公“出走”的意愿与独立，也相对变成没有什么重要可言。

下面的篇幅，在小说内容的牵制下，带出这个“出走”的问题上，读者看到的是个满腔热望，其实自己却无须有作为的鲁素英。她都被作者理想化，被光荣化了：

“鲁素英，谁不喜欢她呢？虽然模样儿平凡，可是她那大方的态度，那不时笑容可掬地迎人，活泼而结实的体格，又是球场上活跃的运动员……从她底脸上，是永远找不到一丝不愉快的表情的，即使是算术不及格也是如此……瞧着她，总带给人们舒服底感觉，所以有些同学称她为“快乐的安琪



儿”！”

在课外活动场合，她的表现什么事都要抢一份儿。对同学的刁难与妒忌，她又以宽怀大量与挚诚待之。当她与朱克新的恋情有了反省，她变成“智者”，以飞

扬的口才，说出高人一等的大道理。当她帮著着妇的菜摊，显得灵活能幹，并熟练地帮着招徕；小贩们“没有人不喜欢她。”凡此种种的写作可说是人物理想化的投射。

当鲁老头知道真相之后，切断了鲁素英的生活费。她只好靠兄长寄来些稿费勉强过日子。当汇款未到，却不知如何应付，收起笑脸，“没精打采地挽著书包，沿著回寓所的马路，徐徐跑去……”当她断粮时，好心的寡妇前来问暖，她“……埋下头，用筷子在桌上画圈圈。”以后，寡妇探明真相，常把剩菜拿回来给她食用。她就一直这样维持生活。当她没钱交租，她“……的心七上八下的乱跳”，显得六神无主。在她遭受房租婆女儿的奚落时，“低著头装著不知道任何事的发生的看书。”当她功课遇上难题，捧着本练习簿找上朱克新，眉梢一抽说：“克新，麻烦你一下，这条答案，我老想不出来。”后来，为找房屋事也通过朱克新协助而搬离。到了面临升学及就业大前题下，总想到了与兄长许下的诺言，并没有去看待自己的前程。竟连觅职也不见有一番奔波，而是通过朱克新兄长的介绍。凡此种种，她一直处於被动的状态，没有自主的意志。其实在这种“出走”的情况



下，人要生活就得有应变的能力。她好像经不起挑战，一遇上难题，就有“贵人相助”。从这点看来，书中人“出走”的意愿与独立，也相对变成没有甚么重要可言。同时难得反映与之对立的场面，表现出不愿妥协的英雄气概。

从另一个角度，这个环境因素并没有对书中人不利。主人翁在认清了目标即展开追求的旅程，且得到想望。《鲁素英》并没有涉及到“出走”的负面问题。契可夫《一个带狗的女人》就提及一个未卜的路向。书中人终于明白二人恋情长此下去，绝非了局。于是细斟密谈：解决的办法看来一会儿就可以商量出来，辉煌的新生活就可以开始。他们都认识到前路漫长，险阻艰难，只不过刚开始。去呢？还是不去，这仍是个问题，踟躇满志。鲁迅在《伤逝》这篇小说；另外有一篇演说：《娜拉走后怎样》都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待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鲁迅提出一个社会改革的问题——环境因素。如果没有彻底的社会改革，这样的出

走结果不是坠落，就是又重回到旧时环境。曹禺《北京人》之写一个封建旧家庭崩溃的故事。他认真鞭挞的同时也提出新希望。尽管他是以人猿生活——北京人——来代替中国人的生活，值得商榷，但瑞真和愫方的“出走”切合生活，到底深深显示新一代所应走的路。《鲁素英》缺少的是，瑞真等出走之前看待问题利害的部分。茅盾短篇小说《创造》中的君实和娴娴，重复着娜拉和她丈夫种种问题。君实按照他自己的趣味，塑造娴娴。娴娴发觉她坚信的社会主义立场，与她那爱舞文弄墨、附庸风雅的丈夫在思想上有很大分歧，觉得离开他之外，别无他途。她的出走已不是盲目的、孤立的，而且是和某个社会力量取得了联系。她认清了自己，同时，亦不愿成君实的玩物或傀儡。她有自己的计划和理想。《鲁素英》的题材与之接近。她不满意老父安排的学校，更不愿跟从老父的政治思想，离家出走。在此之后，社会里有批人与她接触。可是，小说中却没有提及《创造》中那社会的力量

的联系，更没有接头的路线。鲁素英来到 K 坡，生活茫茫，慢慢才遇到一些善良人与之结成朋友，博取一些支援。而她的生活却平平地过，没激出点火花。看起来《鲁素英》变成个流水式的故事：一个少女，出远门求学，跟著恋爱，与男朋友反目。几年后，中学毕业，谋了差事，认真生活——作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可以说，《鲁素英》没有体现那时代青年人“出走”的奉献精神；主人翁“出走”意向单纯，在目前的故事里，只集中在她如何过那五年生活；爱情小说的公式：李碧华不满老父安排的婚姻，向往进步女性的号召，出走社会，以“双手自食其力”。《朋友》阿花亦然。《手》中的粟秀是被迫出走，本有多方面的发展，但她仍旧是“凭著一双手，自力更生”。仿佛，生活上自己养活自己，超越了所有生活意义。《水浒传》好汉的“出走”虽然是因为环境所迫，但并不是全为了生活，底下还有深层的社会批判。他们虽在建立个人的功业，选择自己的路向，但

他们却看清自己及对社会的责任。他们：“苟全地回到原来社会？抑或弃绝所有，另为新国度的子民？”比如阮家兄弟：“这腔热血只要卖於识货的！”《鲁素英》所见，仍是平俗。总的来说，《鲁素英》的“出走”，就她所处的时代意义而言，应表现一个具体的事情。一个女孩子不惜牺牲一切去争取教育，故事的交待应是以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为基础；一种努力与企图；反抗与自由意志。就是不幸而处于失败的地步，仍须以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奔赴。她的努力与企图应落力实现当时兄妹谈话所订下的愿望。可是，鲁素英除开达到升学目的一项，却乖离了原本“出走”的目的。她好像是入宝山空走一回。而出走在 K 坡的一段生活也看不出那些生活意义，除开一张要填饱的肚皮，就是些自我陶醉的“人间美景”。

“……孩子们天真的脸孔与充满著生气和智慧的黝黑的眼珠子，都亲切地注视著她，把她的心点燃起来啦！她默默地下更大的决心：必将这些纯洁的灵魂培

植起来，个个将成为新国家的建设者……”

故事到此结束，但读者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为了“下一代”的余音未了。

#### (四)

“启悟”主题是西方小说常见主题之一。此英文语词有另外二种中译：“启蒙”“入世”。英文字义为原始民族的成年礼，即青少年过渡到成年的一项仪式。他们远离家园，被置於严酷野地，独自接受生活磨练，考验合格再接纳回归族群正式成为社会一分子。在西方社会，青少年并没有履行此项仪式，然而却在小说创作上强调及展示此中意义。

总的来说，西方启悟小说，其哲学根据是基督教式的，而且还包含了神话故事的原型。小说家就此人生观、思想格式，控制题材，表达主题。基本上，主人翁须经历“出发”“变形”“回归”三阶段。换句平常话，即主人翁脱离自幼熟习的环境，展开人生旅程、追寻目标，接受点化，从中认识自我，超越过去种种，如性格的超越，对世界社会看法

的改变，从而进入另一层次的人生观。鲁素英的“出走”正有这几方面的反映。鲁素英之“出走”是“启悟”的追寻？

鲁素英小学毕业证书及与鲁老头商讨往 K 坡升学，表示她已达到履行“成年礼”的年龄与资格。K 坡之生活遭遇，可当成她的磨练，正如原始民族成年礼经历的野地生活。她在此足足呆了三年。她的自爱，反映了其磨练与净化过程，经得起考验。“倒是同来的同学跟她疏远了”，可算是“启悟”考验中主人公形象的改变。

鲁素英的野地考验，有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二部分。她另一场考验是与朱克新的恋情。学校生活是追寻目标、接受点化，从中认识自我，追求人生真谛之地。小说第八章，以“牛虻”这部小说点出鲁素英的思想格局。“……为著幸福的未来与共同的理想而斗争！如牛虻与琼玛……”。其中的认识自我，尚包括功课难题，同学习难与妒忌。社会生活部分则充满了诱惑及困境。

鲁素英租住在屋租婆寓



所的后房，正在厨房上面，每天迷漫著主人家美食的油烟，而她却常常勒紧肚皮过日子。那天华人新年，她照常用膳，配一碟江鱼仔，一碗黄瓜，而整个厨房却充满著烧腊肉的香气。她禁不住这些味道，走避到客厅。在此，遇上屋主一家。他们的谈话，对鲁素英说来是很大的考验。首先，她得忍受念英文者的优越感及念中文者得遭人轻视的眼光。下来，她要忍受穷者遭富者奚落的感受。而且还得经得起吃喝玩乐的诱惑。这是鲁素英接受试探的一个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与露西对话，她坚持用中文“小姐”的称呼。露西则满口英文。两人成了强烈的对比。但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谈话，在鲁素英的考验过程并没有让她有所突破。她低著头看书，“气愤填胸，很想跟她们吵一吵，难道穷人就可以任意欺侮吗？”看起来，是消极及认命的表现。这时，朱克新到来邀看电影。

“两个人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临时改变了主意。他们穿过喧哗的闹市与爆竹声；挤开逛街的红男绿女，沿

一条宽敞直透近郊的马路跑去……”

过后，这位无依的少女作了个斩钉截铁的行动，搬到克新的家去住了。就“启悟”研究而言，“临时改变了主意”不言而喻，决定了下一个行动。“穿过喧哗的闹市；挤开逛街的红男绿女”暗示突破、脱离而得到某个启示。爆竹声与新年象征新生、新希望。宽敞直透近郊的马路，指示目标。（细心的读者或许有注意到，魏萌常在谈到敏感的政治话题时都爱用这种断句。近郊马路暗示一个活动。）就“启悟”的意义而言，鲁素英到此尚未完成试探。由于朱克新的介入，使到鲁素英展开另一层次的生活考验：从生活的实质到生活的梦想。小说第八章，记她“在朱克新诚挚的协助下”，搬离了那晦气屋租婆的寓所，往朱家去住了。她的生活逐渐改善；努力学习——“牛虻”的爱国精神。朱家上下，尤其朱妈妈更把她当成亲生女儿看待。“鲁素英也如同回到自个家一样的温暖。这期间，她与朱克新恋爱，同时也因此恋情带

来烦恼。朱克新因恋爱而误了功课；因此有所反省。中学生可否谈恋爱，是当代的热门话题。它，似乎与“启悟”无关，其实是鲁素英一次重要的行动。她像一位接受成年礼的原始民族，被置於荒野里，独立挑战大自然。二人的同学反对他们的恋爱。朱克新听取了学友的劝告，遂向鲁素英提出分手。

“噢，你还不晓得吗？同学们都说，求学时期不应该谈恋爱。这会妨碍我们的学习。甚至会断送了我们的前途！他们的话是有道理！我这回的成绩你是知道的。这是一个实例！”

面对著一班学友，鲁素英在接受“批判”之同时，还得克服朱克新自己本身的“试探”。

“克新，你这回成绩考坏了，怎能完全归于有爱人呢？为甚么我的成绩倒好了呢？当然，我也有责任，不够关心你的学习！不过，难道就没有补救的余地吗？”“是的，要是我们之间的恋爱不正确，而且无法纠正的，那我们应该勇敢地抛弃！然而，你这个做法，完

全是一时的冲动与受了一些同学们不实际的批评，他们并没有找到根本的缺点！”

鲁素英这回谈话已肯定地超越了所有同学。她突破了一般世俗对恋爱问题的看法。从“启悟”的角度来看，通过这场考验，鲁素英已经从中认识了自己。朱克新本是当她学习的指导，但这次给比了下去。故事至此已完全把她解放出来。同时也给她设下另一个目标，亦即在追寻个人世俗理想之外，更高的理想灵境。

鲁素英终于寻到个人理想，完成中学教育，转到S埠教书。经过一番生活磨炼之后，鲁素英人格与形象逐渐地显露而清晰。

“鲁素英这个名字，对本村的青年，尤其是老者与妇孺是不生疏的，并非她有“倾倒众生”的姿色，或圆滑的交际手腕，而是她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内在毅力，叫人喜欢她，爱接近她，尊敬她。……”

“……鲁素英，这个俐落、稳当、沉著的姑娘，不，是老师。她矮个子，有些儿发胖，圆中带扁的脸儿，永远浮著圣洁的光彩，

从不沾丝毫的脂粉；剪著短发，她老爱穿著套浅蓝色的裙子；睫毛下双眼眸子虽不甚大，但似乎会射出有透视的光芒，令人爱看，而又不好意思多看。”

这已经不再是她五年前初临K坡的形象：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小姑娘——鲁素英，在微雨中，连雨伞也叫人拿去……（领了文凭）生怕著了雨，跃呀跃，跳呀跳，两条小辫子前后左右地跃著，一双圆圆的短腿，沾满了污泥，白鞋变了黑鞋，一古脑儿劲力赶回家去了……

可见，从十六岁时离开本家开始她一段人生旅程，追求目标，从中认识自我且超越自己。五年时间，终于长大成人，明白了人生目标。她许下了诺言：做个人类灵魂工程师。鲁素英的“启悟”于此是否完成，还得进一步分析。

严格地说，此篇小说并没有那些重要的描述，造就鲁素英性格的转换。到底她如何有着“不可名状的内在毅力”，其脸儿如何有着“圣洁的光芒”，其眼睛如何有着“透视的光芒”，凡

此种种并没有可靠的线索。可以说，从踏上K坡开始至到S坡教学，只有一个平凡的鲁素英。下文希望通过另外三个角度来研究。第一，要分析的是细节，即“成年礼”达成的事件与关键人物。第二，是希望从一个完整的梦境来看，这里边是一个文学形式的要求。

鲁素英是先透过其兄鲁素民的响导，进入“启悟”的门槛。接下来是她个人赴险的召唤。她乘著船，破浪前进。她来到K坡生活，面对现实及人间种种丑恶，是她受考验的野地。在此之中，若照西方启悟小说的情节，她本得到超自然力量的扶助。但她只遇上了“贵人”，即寡妇及朱克新的帮助，渡过难关。二人与鲁素民一样，可算是启悟小说神话原型的“智慧老人”。

鲁素英在K坡二次落脚之处，都是不甚完美的家庭，屋租婆的寓所，其一；隐喻资产阶级朱克新家，其二，可视为“越过门槛”及“鲸鱼之腹”的情节。鲁素英与朱克新的恋爱，是“变形”阶段，可视为她肉体的位移。中学毕业及为人师



表，是她愿望的实现。她与鲁老头取得谅解，是补偿，其中包括资助素民完成中学教育；素民在此也是一个父亲的形象。

《鲁素英》在此问题研究仍有一个疑点不能解决。

小说尾声，她来到一所学校教书，不知是否最终落脚之地。在她与鲁老头取得谅解之后，是否会回到“老家”。她与朱克新是否会“成家”。看起来，鲁素英的被其中之一接纳，相信是

没有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是到底她有没有拒绝回归鲁老头及朱克新的家。再者，她的教学生涯，是否真正她之想望。它，有没有破灭的一天。看起来，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这回归的课题似乎有一伏笔：小说第三章，“船头起伏地向著西南海而破浪前进”。彼岸这片“大陆”是否是她另一个家？

从整个来看，鲁素英的“成年礼”大致完成。她同时解除了她的情欲（与朱克新的恋爱）及功名（中学毕业、为人师表）种种情意结。以后的鲁素英，想来是能充满睿智地生活了。这是启悟小说中所谓最后的恩赐。虽然她没有被“神化”，但也具备了“革命”的形象。

这篇小说中“启悟”问题的形成，是在作者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在主题上缺乏纹路，难免出现一些含糊的现象。第一点，它没有一个宗教观，只有一个思想观，所以缺少了西方启悟小说的特色，即“神话”及其所支配的律则，一个主宰主人公命运的力量：所赋

予主人公英雄式或超人式的力量以破除难关。鲁素英在功课上平平表现及财源短缺亦表明她的人类身分。第二点，主人公没有历经一些严酷的考验场面，而小说本身也没有如西方启悟小说处处设下陷阱让主人公去破解，考验她的“启悟”的程度。《鲁素英》采用倒述的写作方式，混合了真实与回忆的情节，提供了一个奇妙的“启悟”空间。它，可当成是书中入梦与梦醒二世界的心理变化及人体位移——人格的成熟。它，似乎吻合了“出发”（入梦）“变形”（回忆）“回归”（梦醒）三个阶段。主人公经历了这场梦境（回忆）进而领略出人生真谛。她看了一群充满生气与天真脸孔的学生，把她的心点燃起来，下定决心担起这一分教育下一代的神圣工作。而在她修完中学教育以后已完全从旧思想解放出来，变成一个新入，带有当年“革命”装束及左倾青年的形象。从这角度看，她的“成年礼”终于功德圆满。她是否完成“圣地”的追求，加入新思想的行列，或为新国家的建设者，是次要

的了。

鲁素英的回忆，连接了两个世界，即在现实里提供一个梦的第三空间，引导主人公进入“启悟”的过程。先是，鲁素英在窗前望着一群毕业生，带入她的回忆、遭遇及奋斗事迹。“接着一阵钟声把鲁素英从梦中惊醒。休业仪式将开始了。”但对鲁素英来说，她的休业仪式已经完结。“她才拉动麻痺的双腿，把先前打算写给克新的信笺收拾好。这是她第一封要给克新的信，可还是一张白纸……”。这是她第一个“悟”：暂且把儿女私情搁置。她下一个“悟”：她默默地下更大的决心！必将这些纯洁的灵魂培植起来，个个将成为新国家的建设者……”。

鲁素英回忆旧日。回忆的日子历经几年，不过现实世界只有半日。钟声一响，书中人回到现实，也在这一刹那“悟”出人生道理。此节在整个启悟文学研究相当完整。鲁素英修完中学是她梦的落实。同时，也是与某个团体取得“集体认同感”，达成她“回归”的门槛，即被纳为社会一分子，

其中包括与父亲取得谅解。这个“集体认同感”的新青年的形象。而且回归的地方也确定下来。小说第一章“……仍倚著窗槛，她的脚似乎生了根了，不想再动了。”另外，也从一群小学生身上看到她早年的身影：领到毕业证书，兴高彩烈步上归途，开始她的长征。此节暗示一个归向问题。

从以上的了解，鲁素英确实有离开了本身所属的M坡至K坡，历经一番生活磨炼，终于完成其“启悟”的考验。现在，接合上面梦境的了解，来看鲁素英有没有实现了她的成年礼。从小说的内容来看，鲁素英在K坡生活并没有让她完成其成年礼。问题出现在她无从应变的能力。而且，她在生活的认识也浅薄。无疑，五年的生活、时间足可让她长大成人，但在心志上并没有给她多大的磨炼，仍得接受现实的生活。中学毕业，人浮於事，还得卖个人情谋个教职，到底也没有达至“启悟”，或者说只达至“顿悟”的成分。她想到这三年的K坡生活：

“……把她煎熬够啦，





# 流亡的悲怆

## ——白先勇小说中的放逐主题

没有钱想多念书，在这种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她不能不想起为她苦了三年的哥哥，更不能忘记给哥哥许下的诺言——毕业后，供给哥哥升学。”……

於是她想找一份工作，但人浮於事，想来可不容易。结果“还算幸运，得克新兄长的一位颇体面的朋友介绍，”谋到S县乡村小学校教职。从这段文字看起来，鲁素英当初怀有那一股“出走”的意志，化为乌有。虽然，她仍旧学习，下乡活动，但已与当初离开M坡的本意大相迳庭。

### (五)

基本上，魏萌小说是写实的：以他熟悉的五、六十年代砂朥越农村作背景，从各个角度，反映当地人民生活面貌，农村儿女思想感情。作者之写，多为妇女，青年和被剥削阶级者的苦况，或为他们生活线上的遭遇抱不平。《鲁素英》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主要的，是在这位人物身上表现了爱心，奉献给群众；为了下一代而奉献自己。这是一个他熟悉的人物，之写著重在这

人物的故事、期待、个人化的故事。因此，在“启悟”的研究，受到诸多限制，前章已作了分析。

鲁素英的“出走”有一层特别的政治意义，是值得往后个别深入探讨的问题：一，不满当代殖民地政治的抗议？二，向往另一片美好的大陆？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作了一个盛大的长征？同时，希望他们的长征，能够改变本地的政治面貌。於是，“出走”暗示一个新团体的形成，或为区别，也表明了他们的归向，引发了他们的热诚与效忠精神。另一方面“出走”亦在暗示一场人心激荡，热血的革命运动及对它的拥护。鲁素英出走之后，鲁老头的政治观点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已不再看《中国之命运》关心家乡日新月异的飞跃进步。

从整个来看，鲁素英的出走也不是个人独立的行动，她代表了当代青年的政治理想。她不在英校读书正暗示了这个思想的分歧。接受英文教育是现实的认同。鲁老头代表与现实的认同，而鲁氏兄妹代表另一方

面的人物。兄妹二人，一个代表勇往直前的追求者，一个是犹疑不决的观望者。他们都是当代看待“出走”问题的典型人物。鲁素民也可视为新旧时代的牺牲品，或是新旧时代的过渡人物。

总的来说，《鲁素英》“出走”的问题上，笔者以为应该在于完成自主能力。一个人有自主能力，应该是在自己这一代内去作些有意义的事，也为自己的幸福作出努力。而为了“下一代”的责任，并不是出走目的。《鲁素英》与其他三篇小说有一共同点，“出走”的皆是年青女性，而且是时代里优秀的女性，与茅盾《野蔷薇》集所描写的有些相似。在“启悟”研究问题上，这些女性是否是“地母”的意象：即生育、保护、生长、丰足的“启悟”原型女性的象征，正如他多篇小说里寡妇的出现，都是往后可以探讨的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鲁素英“出走”“启悟”的一面。此问题的观察并不在于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与价值有所限定。

\*

在漂泊感沉重的五、六十年代，海外中国人首先不能不重视他们本身的放逐命运。

现实生活里，白先勇本身就有丰富复杂的流离经验。他在《一部悲怆沉痛的流亡曲》中，尝以辛弃疾《菩萨蛮》自喻内心的乡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词中黍离之悲、乱世哀音，令他异常感动。他说：“一去故国，流离至今。心灵上的漂泊，始终未得栖息。”动乱年代中的成长岁月，赋予白先勇富有历史意识的文学观，流亡现象自然引起白先勇的注意，且成为他表达民族关怀的一个文学主题。六十年代，在海峡两岸政治敌对形势紧张的困境下，白先勇并没有刻意忽视或回避民

族决裂的历史事实；对于被中共政权逼出大陆故土而遭受放逐命运的民族悲剧，亦未曾扭曲。中国民族在流放困惑中惨遭精神折腾和文化挫折的历史现实，在白先勇小说中，备受重视。

白先勇身为台湾战后第二代作家，在小说之外，亦曾为文探讨过台湾小说中的放逐主题。例如他在《流放的中国——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中解剖了流亡到台湾的第二代作家的心路历程，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白先勇指出五十年代初期，迁台作家未曾写出反映流亡生涯的文学作品，主要原因除了当时杰出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等没有随迁台外，其次是迁台作家的心理问题：

那时他们惊魂甫定，  
一时尚未能从大陆所

受的沉痛打击中清醒过来，另一方面却没有足够的眼光和胆量，来细看清楚错综复杂的新形势，所以只好盲目接受政府所宣传的反攻神话，他们更无勇气承认这种流放是永久的。

白先勇在小说中正是竭力于揭露蕴藏在“台北人”灵魂中的黑暗面，揭露他们自我欺骗、自我流放的生活形态。彷徨无依的命运，流离失所的放逐主题，经过黎华、聂华苓等人的开拓，到白先勇的笔下，汇成台湾小说史上一个命题沉重的文学主题。《台北人》一书，正反映这群迁台人“无勇气承认这种流放是永久”的悲剧。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台湾孤岛乃作为中国国民



族一个流亡中心点的意义而出现，在本质上和美洲大陆具有相同的身份。白先勇所谓的“台北人”，在精神层次上和“纽约客”并无差异——即离开故乡故土、流放在外的中国人。一九六五年四月，首篇《台北人》系列《永远的尹雪艳》发表于《现代文学》，妩媚高贵的尹雪艳不但把座落在台北市仁爱路上的新公馆，刻意设计成和上海百乐门一样的气派，甚至连昔日上海的生活方式和优越感精神也引入了尹公馆，侧面透露这群出入尹公馆的台北新贵的怀故心态。无疑地，尹公馆被故事人物视为“世外桃源”，它的积极作用就是让这群离乡人有个逃避现实的去处，同时亦是昔日上海的象征。

《台北人》中这种难忘故土的心态，实际上便是流亡心理的伪装行为。《骨灰》中罗任重沈重的心愿，即可视为白先勇揭露了当初表现在《台北人》中的伪装行为，明白呈现出自我流放的文学主题。易言之，此放逐主题，显然就是《台北人》中怀旧心态的深层延伸。

倘若不是这些离乡放逐的“台北人”，台湾将依然只是位于大陆海外的一个蕞尔小岛，根本无法和中国整体命运牵扯上深远重大的关系。置历史因素不谈，在白先勇小说里，对于这群怀抱血泪辛酸而来到孤岛的离乡人而言，台湾不折不扣是个暧昧不过的国度，名份不清不白。迁台以后，民国政府虽尽力想把这块塞外小岛转移为国府中心，在国际社会上却不受认可和尊重。在异乡与家乡、国家与省分之间飘浮之际，“台北人”就在精神处境和存在处境难分的流亡困境下迷失身份和地位。《台北人》所蕴含的历史吊诡，于此被深度化和广度化。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道出中国人退守台湾的流放悲情及其边缘危机意识。一九六七年大陆暴发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再次面临另一次大浩劫。白先勇又先后写下《夜曲》和《骨灰》，进一步揭露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内上内在流亡的悲歌，再次显露忧时伤国的民族精神。白先勇这种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小说，可说承贯

自五四运动的传统。此伟大的忧时伤国的文学传统又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影响。流亡文化现象成为重要课题的理由不在于流亡文化是二十世纪文化的一个突出表征，而在于流亡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同生现象。正如流亡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本体现象。流亡文化不过是其一个外观形式而已。二十世纪初由于国际政治抗争和西方的流亡活动更形激烈。在此大环境中，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导致文学作品所呈现的放逐主题，也愈加显著与复杂。

从白先勇后来发表的《纽约客》压卷之作：《夜曲》与《骨灰》两篇中，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份子在一片忧时伤国声中的内在灵魂的创伤，以及道德勇气的追寻与失落。《夜曲》里的吕芳、高宗汉、刘伟，以及《骨灰》中的龙鼎立，这群充满理想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返回大陆后，竟备受中共专制的各种逼害，他们所遭遇的生死折腾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文革期间，人性的阴暗面和丑恶暴露得特别厉害。这个事实在《夜曲》和

《骨灰》中有相当深刻的描绘。吕芳和龙鼎立等人的民族情操在严峻、复杂的历史现实中，受到特别深刻的挑战与蹂躏。在中共极权的铁爪下，他们被逼放弃个体言说，无法表达独立的思想并认同于中共的集权意识形态话语。在个体言说、独立思考没有存在空间的环境下，只得生存在内在流亡的精神处境之中。

《夜曲》中吕芳这群留学归国的知识份子被政治、社会所加诸于身的伤害——包括精神折磨与肉体伤害两方面——导致他们的精神和文化上的空虚和无所依从。吕芳重回纽约后对昔日情人吴振铎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传达吕芳内在流亡的精神处境：

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失眠症，愈急愈累越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

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吕芳精神上的孤立、恐惧和空虚，正是精神上处于自我流放的反射；灵魂深处所怀持的心理悲怆，和失眠症一样，愈想挣脱反而陷得愈深。可见在文革期间，吕芳和龙鼎立等人的人权自由和思想自由都被剥夺掉，失落了人性的基本尊严，自我在欺侮凌辱的命运中丧失掉。他们的人生处于极大的伤害之中，往往和现实生活发生脱节状态。

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世界各地有无数像吕芳和龙鼎立一般的中国人，以前曾在大陆承受内在流亡的精神负担，其后在海外却又面对存在处境的痛苦。祖国虽然没有拒绝他们回归，然而在他们心中，家乡已不复存在，祖国成了不可终老的地方。对他们而言——不像《台北人》里的赖鸣升、翁朴园、王孟养等人——真实的故乡已随苦难而幻灭，仅存心中的，是永远无法重回的故乡象征体。这也是促使他们安于自甘流放他国的心理因素。

从《夜曲》和《骨灰》中，我们发现吕芳和龙鼎立所遭遇的可怕经验，粉碎了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深感离开祖国的必要性。他们背负着沉痛的心理创伤，希望在美洲能够安渡晚年。这种放逐情结正是孔子所谓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具体表现。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局势下，回归或漂泊这种两难困惑，无疑是中国人、也是整体人类的情感负累。大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事业在二十世纪中叶再次遭受裂变的命运，中国知识份子尤其受创深巨。对此，白先勇通过描绘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看尽国破家亡之恨的故事人物，记录了中国人在惶惶无措中的悲痛。

\*



# 论罗门的诗歌理论

◎陈鹏翔

罗门的诗歌和理论，在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它们有相辅互成、相得益彰的效用，所以我相信，假使我们研究者能把两套文本相互阐发、印证，收获必然非常丰富。当然也有一些理念，例如他对感物悟物的心灵的重视、不断提论，这当然无法在他的诗歌中找对衬和对应；又例如他对心灵的转化力、想像力的讨论，这当然也不太可能在诗歌中找到同样的发挥。罗门在论文中谈论美、谈论现代人的悲剧性、甚至纵论第三自然，其实这些理念多少都可在他诗中找到对应或者具体化。我仅在此提及这些相辅对应，但它们的论证并非本文的重心。本文要讨论的只是罗门诗论中的三个重心：心灵、现代人的悲剧精神和第三自然，这三个座标未必相互牵连，但是某种指涉仍然是有的。

罗门庞沛的心胸气概、健谈甚至好争论，在台湾现代诗坛是甚为有名的，因为

他开口心灵、闭口上帝，早有“心灵大学的校长”的昵称。我在这种场合指出这么一件趣事并不太适合，可是我的意思却是非常的严肃。罗门写有《心灵访问记》（一九六九）一书（注一），强调“心灵内景的开放”（注二），更在一九七七~七九年间写了四篇《心灵访问记》续稿及一九七一—七三年间写了上中下三篇《追索的心灵》（俱见《时空的回声》），这两部分合起来即已超过一三零页，篇幅不可谓不大，此外，罗门还在一九八四和一九八五年写了两篇《心灵访问记》续稿（俱见《诗眼看世界》），可见“心灵”确是诗人罗门萦绕于怀的一个命题。问题是：什么叫做心灵？在英文里，mind 是属于比较知性、比较抽象的一环，它与比较感性的 heart 构成对比，我听罗门纵论诗歌二十几年，能不听到他谈“心灵”可还是天下间的奇事：现在加上我仔细研究他的著

作后，我所能理解的是，他所谓的心灵并未超过一般我们对“心灵”此词的理解。他的“心灵”即是“内心”即是非常富于感受性的心智状态，即是对于美好事物的细微感受。他在“心灵访问记”初稿劈门见山就说：

“美的心灵如果死亡，太阳与皇冠也只好拿来扎花圈了，诗与艺术在我看来，它已成为一切完美事物的镜子……将诗与艺术从人类生命的里边放逐出去，那便等于将花朵杀害，然后来寻找春天的定义……。”这些话，便是我从事诗创作与进入人类精神内在去探索，十多年来所确定下来的观感。同时我觉得诗已构成心灵同一切在交通时最佳且有效的交通线——使完美的世界与心灵之间的距离，拉拢到没有。（页二——三）

罗门在这里三度提到“心灵”一词，抽绎之后，我们可以这么说，只有美的心灵才能赋艺术以生机和生命，心灵的运作即是诗歌创作的完成，由于心灵的运作，诗人便能进入人类精神内在去探索。在此我们也必须指出，罗门并未把心灵局限在对美的感受上，心灵的开放是创作的先决而且是必要条件，因此，心灵当然也会知觉到丑、战栗、人生的黑暗面等等。罗门在上引这段文字之后不久即提到爱上诗歌创作所带给他的“永恒性快乐”的痛苦，然后他又说：

我的精神便是在这被驱使的神秘的倾向上，将那被“美”与“沉痛”追击的心灵，投入那全然开放的无限时空之中，去找出“自我”及一切存在的真确位置。（页四）

心灵当然必须全方位向宇宙开放，但是任何对罗门诗歌有研究者都会感觉到，他对“美”对“沉痛”特别敏感、钟爱：美几乎等于诗，悲痛几乎成为他的精髓（这即是我在本文中段所要探讨

的现代人的悲剧精神）。

在《追索的心灵》（中）里，有人问罗门“究竟对‘心灵’做何样的解释呢？”他举了贝多芬的交响乐无比征服力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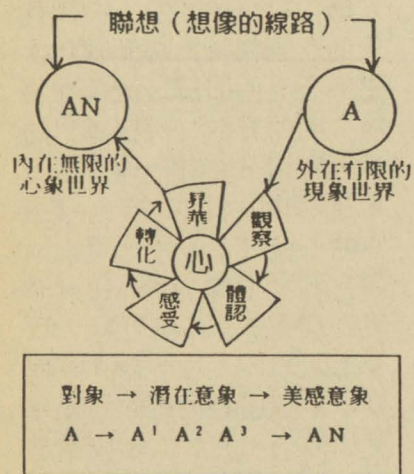
这一伟大的感动力，便是来自心灵与归向心灵，一个艺术或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不去注视心灵的深入世界，我确信他的作品绝对会缺乏深度，也难于找到真正伟大感人的东西。（页三四五）

一个艺术家心灵不够深厚，感受不够深入，则他的作品必然缺乏深度，既然缺乏深度，那它当然无法感动人，像这样的说法都是非常浅显的，我想像这位发问者所要求的恐怕不仅仅于此。心灵究竟是镜子还是灯？（借用阿伯拉罕姆语）外物会在心镜上留下甚么样的痕迹？我想这些问题都跟“深入挖发”一样重要，却很少见到更深入的探讨。

罗门曾经用过一些比较具象的比喻来描述心灵，最早他用到《心灵的内景》（《心灵访问记》，页二十二）、在“现代人的悲剧精

神与现代诗人”中提到心灵变成“一个万感交集的思想之海”（页一零零）、《现代人的悲剧精神》提到现代人逃离心灵的旧园，流落在物质文明的异域（页三零）的种种窘相，在其他地方他又用过“内在的听境”（《追索的心灵》（下）》，页三八四）和“心象世界”（《心灵访问记》（旧稿）》，页一七六），不过，最具象而具体地陈述心灵运作的程序莫如他于一九八八年应邀赴台北市立美术馆谈艺术之后写成的《诗与艺术美的转化与造型能力》这一篇文章，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到心灵感物应物的整个过程为“观察”→“体认”→“感受”，然后达到“转化”与“升华”美感意象，呈现有心涵的“造型世界”来，我们虽然可能对他提到的“体认”与“感受”的顺序感到怀疑，也可能无法非常精确地了解他所谓的“造型世界”为何，可对他能把整个过程视觉化成底下这么一个图感到兴趣：





依据这张图所展示以及诗人的论述，则心灵应是一盏灯泡，能转化折射变形，表现现象世界。

我在论文开头即已提到，罗门诗歌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可在他的诗中找到对应表现，这样一来，这些游离不定可用不同媒介/文类衬托出来的意念才是他创作的某一些真正正文。心灵太抽象了，也太复杂了，但是罗门的悲剧观或概念种子可在他的某一些诗中找到体现。我

们还是从他的第一本诗集《曙光》中来找，在这本处女诗集中，我们当然可以找到诗人对美，对艺术献身的憧憬（例如《曙光》一诗即是），我们也可以找到诗人的浪漫、抒情等等这些属于少年情怀的素质光彩，可我们也在《啊！生命》和《啊！过去》这两首咏叹，甚至为邱翁渡生日所写的《加力布露斯》中发觉，诗人对人生的变幻莫测，对时间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压感到战栗、无奈而产生的悲感已非常显著、强烈。例如，他的《啊！过去》第二段这样写道：

你！过去，我底往日的游地呵！  
你虽刻刻向我闪着恋人的美目，  
使我如流放异邦，复又欣然忆及故国花开的时日，  
而我毕竟是集结世上的财富也不足去访你了。  
年月横在我们中间，你秒秒飞着逃遁，  
谁也无能为力使你返转，  
如能把天际的风云驻留，

我知道在不同向的追路上，昨日是你，明天是我，  
唯有时间的重量才能把我推倒后带回你的领地，  
而那时我是陷在长久无梦的沉睡之中，心是一无所感了。（页一二——一三）

罗门后来诗中往往冒出来的语调——苍老、沉重——已全包含在这段诗中，而罗门这时只有二十六岁。美景、情爱只能成追忆，世上再多的财富都不足以把消逝的时光买回来，诗人的悲郁、忧伤俱溢于言表。这个时间母题也在他给《曙光》写的〈前言〉第一段给抛了出来：在时间的巨厅外，四周围绕着“无边的坟海，我们随时都可能沉入其中，那些永逝的年华与景象，在我心上经过，沈郁中含有美的感动”（页二）。在写出这些恐怖的时间意象之后，诗人感到“时间茫茫，空间茫茫，人间也茫茫，生命！你将往何处去停泊？”这些感受，几乎是《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以及一些魏晋南北朝时

的咏怀诗的再版。罗门后来不断强调的现代人的悲剧精神应该在此处找到萌芽。

罗门诗里的悲剧精神绝非亚里斯多德《诗学》中所论述的那一套，他的观念应是结合了尼采的观念与存在主义的存在观点。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说：“希腊人尖锐地意识到生存的恐怖；为了能生活下去，他们得把奥林匹斯山头众神绮丽的幻想摆在眼前”（页二十九——三十），他甚至冒然说：“为了能生存下去，他们得创制出这些神祇来”（页三零），而且“众神为了给人类生活辩护就自己先生活一遍”（页三零）。神祇们扮演的种种脚本是人类生存憧憬的外射。在另外一个场合尼采又非常肯定神话对一个民族文化和想像力的重要性。在他的理论系统中，神话与悲剧相互依存——悲剧推演的神话故事可是人类生活与想像的外烁与升华。罗门的第一层悲剧观大体上是从这里推展而来（注三）。他在《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一文中劈头就说：“作为一个人确是不易与沈重的”，因为

他所指称的人必须“具备灵性、自觉性与悲剧内容”。然后他又强调，“当上述这些内容失去，我笔下的‘人’便亦立即死去”（页八十九）。在这里，我们可以发觉，罗门要探讨的可是本体性、形而上的问题。据他说来，任何有灵性、有自觉性的人天生必然痛苦，悲剧内容根本就是天生地植根在人的精髓中。他所谓的“悲剧内容”就是尼采所宣示的“生存的恐怖，”只要你张开眼注视人生的争斗残缺、思考生老病死的问题，尤其在正面面对时间的压力时，你必然会感到惊慌。尼采在讨论到汉姆雷特和戴奥尼斯式的人时说：人一旦了解到真理后，他即处处意识到生存的恐怖荒谬状况，了解到奥菲丽（Ophelia）的命运的象征意义以及木精赛勒尼斯（Silenus）的智慧：反呕侵袭了他（页五十一——五十二）。罗门所认为的现代人的悲剧是他“对生命一无所知”（《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页九零），因此，他的精神是空洞的。

罗门认为现代人的悲剧

是逐渐同理想、希望与神祇远离，现代型的悲剧系由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与战争所造成的非常深沈的虚无感与幻灭感：他们什么也抓不住、抓不稳，“他们对付‘虚无’所使用的武器仍是‘虚无’”（同上引，页九十一）。在我不断引用的这篇论文中，诗人甚至给“现代的悲剧精神”作界定，说它：

便是现代人在虚无与死亡的追视下，逐渐对先验的本质世界及未来的理想世界，失去信心，精神也因此从形而上的灵魂跌入形而下的物界，去抓住生命在最后唯一可把持的事物——那事物便是沙特所呼叫的“生存”，除了生存，其他的东西，皆可说是次要的点缀物。（页九十二）

在这篇文章的中段他还特地点出造成现代悲剧精神的另一个因素：不可抗拒的时空所形成的压力（页二零四）。从罗门这里所提到的两个来源来看，其实，我们也很难说它们到底是受到尼



采还是沙特或其他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更多一些。我们或者可以这么说：罗门的存在悲剧系结合了尼采的某些观念和存在主义对生存境况的探索。

罗门的人类悲剧理论跟尼采的理论有一个大分歧：尼采的悲剧观结合了酒神戴奥尼斯的狂暴特质与太阳神阿波罗的清澄和知性特质，而罗门的观念则是从尼采纵论人的生存孤绝境况处出发。我们在拜读了像《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收入《第九日的底流》）以及《现代作家与人类精神面临的困境》（收入《心灵访问记》）等这样的文章之后发觉，罗门虽然曾经讨论过知性，可是他并不像尼采那样，大力抨击苏格拉底式的知性诡辩对悲剧此一文类的戕害。尼采强调华格纳式的音乐对振兴德国民族文化魂的重要，罗门虽然也非常崇拜贝多芬的交响乐对其创作的影响，可却未像尼采那样把音乐与悲剧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并且赋予它这么庞大的力量。尼采对以德(id)中的利必多(libido)诸多肯定，并对压抑生命蓬勃生机

的伦理和基督宗教诸多抨击（《悲剧的诞生》，页一零——一），可是罗门却对现代社会的性欲横流常痛加伐笞，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道德意识似乎比尼采强多了，而且他有相当强烈的宗教式禁欲倾向。他对人们崇拜物质主义感到无奈，更对人们崇拜本能躯体、屈服于物欲感到惊恐，这些趋势也是他所指称的悲剧——这应是悲剧性的另一个意义：比较形而下的意义。

我们从以上对悲剧精神的探讨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对生存的恐怖境况的讨论是比较接近尼采的精髓的，至于一般人之倾向物界、物欲以及精神空洞等，这跟人类生存本体性的探讨已不一样。一个是本体的探讨，一个是现象性的描述，悲剧性精神与可悲的现象应不太一样。当然，在论述过程中，罗门并未知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他丰沛的、绵延的文字把精神与现实搅拌在一起，令我们读者叹为观止。如果还要说明他的悲剧精神观与对悲剧性现象的陈述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悲剧性精神系为贯穿他的论

述正文、创作文本的主轴，对悲剧性/可悲的现象的描述可为他许许多多首诗的躯体（他诗中所潜藏的压抑和欲望可另文讨论，兹不涉及），譬如《第九日的底流》、《都市之死》甚至《麦坚利堡》等等。在做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还要抽引一段他把人性跟悲剧精神牵扯在一起的文字，加以分析说明，罗门虽然写了不少有关创作美学的著作，但他毕竟还不是一位严谨的哲学家。

在《第九日的底流》的〈后记〉里，罗门曾给予他早期的创作经验做了简述，他的结论是：“一个成功与杰出的艺术作品（尤其是现代作品）往往便是由‘智慧·人性→美’三种力量所构成一个具有磁性、沈醉性与战栗性的精神宇宙”（页一二零），他为什么不说成功的艺术品是“人生阅历+想像+技巧”的结晶品，这里姑且不论，我只想指出他重视“人性”此一事实。在《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快结尾处，他说：

“人性”的活动显然已

成为现代人悲剧精神活动的基本发动力，一个作品如果呼吸不到人性，便是等于摸不到悲剧精神的范围，摸不到，作品虽不致全部落空，但作品对于人尤其是现代人内在所施的袭击力，确为微弱了！显然的，“人性”是存在人类生命内边永远不朽的河流，吸纳与反应着生存界的一切景象，在艺术世界里它是看不见的空气，养活着在作品内活动的一切，诗人与艺术家便正是利用它来点亮“自我”之灯，去发现世界、征服世界与展开创作的。（页一一五）

人性是相当本能的物质性的东西，论者谓它可善可恶可为中性等等不一而足，描述这些跟现代人的悲剧精神有何关联？倒是尼采所说的正视“生存的恐慌”才有可能产生悲剧精神吧！因为这才包括了正视生命企图了解自己、正视生命在时间的

压力下的积极作为以升华自己、正视生命自种种现象背后探寻生存的乐趣（尼采《悲剧的诞生》页一零二）。罗门这篇探讨现代人的悲剧精神的论文以及略为修订简约了的《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俱都发表于六十年代初期，那时台湾正笼罩在存在主义的氤氲底下，谈存在主义情境一来能赶上西方学术的“存在主义热”的尾巴，二来也可宣泄政治窥伺下的郁闷情绪。把罗门讨论现代人的悲剧精神的论文纳入历史的视角下来看，我们发觉它们确也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境的。

罗门的第三自然观在观念上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后头会谈及；他这理论跟早期的悲剧观牵扯越来越弱，这表示他已逐渐从尼采和沙特等存在主义者的阴影下走出来，搭接上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些枝桠。上一段提到成功的艺术品必定是“一个具有磁性、沈醉性与战栗性的精神宇宙”这一句话即隐约是他第三自然艺术殿堂的雏形，可是明眼人一看，他这时应用的“沈醉性、战栗性”这些词汇，显然都跟尼

采所彰显的戴奥尼斯艺术特质密切相关。罗门的第三自然观显然受到我的一位老师施友忠教授的“二度和谐”（the Second Harmony）的观念的影响，老友张错兄已在一篇文章《梦遗情》里提到（页五十三），我也在给拙编《从影响研究到中国文学》写的序文中指陈过（页vi）。施老的《二度和谐及其他》原为国内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而写，原题：“the Second Harmony, 二度和谐”，被安排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早上九点半假淡江大学中正纪念堂举行的全体大会上发表，施老以很从容娴适的风度发表后，记得加大的韦斯礼（Donald Wesling）和台大的胡耀恒等都对施老的论点和举证提出诘难，这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施老谈论的是禅宗所提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种人在大澈大悟后所获致的清澄的心智状态，这种状态大抵是感性的、直观的，这岂是一般西方人所能体会得到的？施老后来把这篇论文改写译为中文版《二度和谐及其他》，发表在一九七五年十



二月号的《中外文学》上。在时间顺序上，施老这篇论文比罗门第一篇讨论第三自然的论文《诗人与艺术家创造了存在的“第三自然”》（注四）（一九七四年七月）晚发表了整整一年多一些，可是罗门论文中的某些论点和例证却明明是取自施老（他们原为旧识），而且，在多次跟我讨论他的看法时，我曾建议他用第二自然（man made nature）来指称他的艺术殿堂、艺术观，他后来何以改用了“第三自然”，那我可就不清楚了。罗门在《诗人与艺术家创造了存在的“第三自然”》里，他所谓的“第一自然”其实就是自然界、自然景物等田园诗的境界，“第二自然”就是人为建构的都市社会。他只用了不超过三百字一段的文字来讨论区分这两种自然，然后说：“第一与第二自然的存在层面，是人类生存的两大“现实性”的主要空间，任何人甚至内心活动超凡的诗人与艺术家，也不能超离它（们）”（页六十九）。其实，这两者都是吾人的生存空间，硬性区分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

义（除非他能像康德那样区别它们），因此，他所谓的诗与艺术为我们打开的那个无限展延的世界应是“第二自然”（这一用词已跟施友忠的“二度和谐”不一样，何惧之有？），“第三自然”其实是观念的自相矛盾。不管怎么说，在往后的论列里，我们将会发现，罗门这个自七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第三自然”可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相当丰富的隐喻。

有关第三自然的理念依序见于《诗人与艺术家创造了存在的“第三自然”》（一九七四）、《代序：打开我创作世界的五扇门》（一九八八）、《我两项最基本的创作观：“第三自然”与“现代感”》（一九八〇）、《从我的“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看后现代情况》（一九八九）和《“第三自然螺旋架构”的创作理念》（一九九二）这些论文中，概括而言，罗门的第三自然是比第一和第二自然“更为庞大与无限壮阔的自然”（一九七四：页七零），是一个超越的“存在之境”、“上帝的视境”（一九七四：

页七零）、“内心的天国”、“那个无限地容纳‘美’的境界”（一九七四：页七十一）、“人类精神活动的佳境”（一九七四：页七十六），且又是一个永恒的静止的且又不朽的骨灰坛、一种“无限地展开的内心境界”（一九九二：页一八二）。在这里，我们发觉它既是主体的又是现象的，是内在的且又是超越的，是艺术的且又是本体的（上帝的、存在的），是艺术境界（poetic world）且又是艺术品本身，周伟民和唐玲玲教授说“它是由作者心灵与客观融化而创造的具有艺术力量的意境，是艺术和诗所建立的形象的王国”（注五）（页一八二），这种只注意到罗门的艺术隐喻境界的说法还是不太完整的，因为它忽略了罗门这个理论的进展以及里面的纠葛，而这一点，我们在底下对比罗门的第三自然与施友忠的二度和谐时将加以呈现、澄清。

施友忠主张的二度和谐是指一种人生磨练后所获救的平和清澄的心境以及这一类诗人作品中的风格和特质，他的初度和谐是指“婴

儿原始的天真”境界（页六十八），从初度和谐进展到二度和谐之间的经历、锻炼与洗涤才是关键之所在。没有经历此一过程，当然不会有这种境界；但是，有此一经历过程也未必能达到这种浑然无物我杆格、平和清澄的境界。施本人在提到初二度和谐的差别时就说过：二度和谐很像初度和谐，但又超越了它。说它像，因为它也同初度和谐一样，是素朴、真纯、自然的。说它是超越的，因为它已超入悟境，恬静圆通，不再因人世的沧桑，有动于衷了。（页七十五）

施老在英文版论文中，一开头就说到二度和谐这种心智状态是超越的，可却又是内存的（immanent），能表现这么一种相当特殊的心智状态的诗篇并不很多，要条分缕析论这一特质更非易事。施老在中英文论文中已举了不少例子来论证它的存在，最后还承认它并非一个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圭臬。“它最适用的范围，不出抒情诗，而且还要限于闲适妙悟一类的抒情诗。至于叙事说理等等，怕不大适用”

（页一零三）。施教授所欲论证的这种二度和谐特质虽然有些不易捕捉，可他的说明论证却是非常清晰流畅的。

相对于施老的理论，罗门的第三自然有许多地方是在占用（appropriate）前者的理论，譬如施提到“人须经过千锤百炼，才能达到自然境界”（页八十五），罗门则说诗人与艺术家必须挣脱第一与第二自然的限制而探索“更为庞大与无限壮阔的自然”（一九七四：页七零）；又譬如施提到人必须经历锻炼与洗涤才能“达到最后了澈圆通、无挂无碍的境界。……超凡入圣，不再受一切知见的束缚”（页六十六），罗门则比拟他的第三自然为超越与升华了的一种“物我两忘的化境”（一九七四：页七零）。更重要的一点是，罗门把施老所彰显的能臻至二度和谐的诗都收编纳入他的永恒的无限开放的艺术殿堂中，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可以发觉罗门作为一位美学家的熔铸力量。

罗门关于第三自然的理论，其重点其实大都在一九

七四年发表的那篇《诗人与艺术家创造了存在的“第三自然”》即已点出，其后发表的论文点大都为此一文章的拼凑及发挥，但这并不表示他以后就一无进展，最大的进展应有两点，那就是：第一，他把非常具象的螺旋架构跟第三自然观结合起来，第二，结合后的“第三自然螺旋架构”理论谈的已是创作过程，例如：

第三自然缘自“观察”→“体验”→“感受”→“转化”→“升华”的思想运作过程，这之间，因“转化”与“升华”的潜在形态，含有回旋的变化“圆形”，也含有向顶端玄升的“直展形”，便在互动中溶合成为一螺旋塔的空间造型世界。（《看后现代情况》，页四十七）

从第一篇论文里不断提到第三自然为诗人与艺术家所创造的佳境世界，到本体的且又是超越的美妙内心天国（一九七四，页五十七，六十二和六十八），一直到晚近包含有创作过程的空间造型世界，这未尝不能说罗门这个理论是在开放发展之中。



我在前头说罗门的第三自然理论占用了施友忠所提倡的二度和谐，这并不表示罗门的理论就一无价值。理论是要旅行的、扩展的，占用和消化就表示某种进展。根据这样的说法，我们发现，罗门在最近发表的〈从我的“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看后现代情况〉和〈第三自然螺旋架构〉的创作理念〉这两篇论文中，他就有意思以他的第三自然理念来批判巴特的零度空间书写（zero-degree writing）和詹明信的后现代后资本主义理论。根据巴特的说法，零度书写（écriture）是中性的、无色彩的；它是文学自杀后的极度匮乏（页五、七十六——七十八），而且可能是解决文学语言崩溃的一种办法。在排除任何优雅和修饰后，它应该就是一种新闻报导性文字（页七十六）。罗门在讨论这种零度书写时根本就未了解到巴特是在讨论语言、风格与书写这三种“形式”（form）的关联，他是在为罗伯·傅立叶（Robbe Grillet）、卡缪、白朗梭（Blanchot）和卡候（Cayrol）等所创立的，排

除了所有隐喻的书写做鼓吹，他当然更没想到巴特的零度书写概念并未在他往后的文学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宋姐，页 xvii）。相反的，他注意到的只是当今后结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一些情况，例如，排除“主体”、“重心”与“内在本质性存在”的创作，又例如人们为了快速便捷的交接而不顾“历史感”、“永恒感”，甚至也不惊动“心灵”。在针对后现代的情境时，他只注意到詹明信所提的各种媒介中的拼贴现象而不及于他另外所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精神分裂症。在他非常感性的、直观的理解下，他当然无法认可这些情境为“人类在在永远持信的导向与真理”（《看后现代情况》，页四十五），而且他相信，患了后现代肤浅幼稚病的人，只要送到他所建构的第三自然艺术殿堂/故乡里去诊疗，他们一定能恢复其精神的形而上的升力与活动（前引文，页四十五）。

罗门是一位熔铸力相当强的人，其诗歌美学理论非常丰富，自从他于一九五八

年出版处女诗集《曙光》以来，他往后所推展出来的一些理念和主题——例如对悲剧精神的探讨，对心灵世界的讴歌和对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注等等——其实都可以在早期这本诗集中找到端倪。也就是说，罗门虽然出版了大约十本诗集和五本论文集，抽绎出来之后，我们当会发觉他所攻击捕捉的正文并不致太多。即使是这么样，研究者要深入探讨这些正文可还非常不易。我觉得他理论中还有一些主题如现代感、本体性、诗歌的特质、写实与超现实主义的纠葛，甚至他诗歌中的浪漫质素，抒情倾向、原型意象、解构倾向、欲望与压抑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且仔细研究探讨的。本文能在很有限的篇幅和时间范围内探讨了他诗歌美学中的三个大座标，我已感到心满意足了。

#### 【附注】

注一

这本论文集虽然取名《访问记》，实际上，真正采取对话形式的只有第一篇取名

〈心灵访问记〉的文章；即使在这篇文章里，采访他的并非什么人而是他的“影子”。

注二

“心灵内景的开放”是《心灵访问记》书中第七篇文章的题目。

注三

罗门应该读过尼采的著作《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因为他在〈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一九六三）提到“尼采的不断跃上”（页九十一）；在《罗门访问记》（一九七五）里提到，从一九五四——五八年间，他“或多或少地含有尼采与贝多芬强调生命超越性的精神色彩”（页二四三）；也在《诗人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一九六四）里，他把尼采与沙特做了比较（页七~九），并且说：“尼采高超的精神确像一条奔进的河流，在阿坡罗

（Apollo）理性的默想与戴欧尼索斯（Dionysus）感性的律动之两岸间通过，激起生命壮丽的浪花，人内在的田园因而得到良好的灌溉”（页六）。

他这些隐喻式的说法正好都是《悲剧的诞生》中的一些内容。在〈谈现代诗的特质与艺术观〉（一九六九）里更提到“古希腊‘由无到有’的悲剧精神”（页七十七），这即是《悲剧的诞生》一再赞扬希腊人伟大之处。

注四

罗门这篇论文发表于《创世纪》第三十七期（一九七四，七月）；后收入《罗门自选集》（一九七五，十二月），为〈代序〉，可见诗人对这篇论文之重视；然后又收入《时空的回声》（一九八一），这次却把提到文章缘起（occasion）的最后第二段删除了，并把最

后一段由三行扩充为六行的字数。

注五

罗门诗歌理论中的第三自然观与康德、公木二位的观念之异同探讨，请参考周伟民和唐玲玲，页一八一——八五。必须指出的是，周教授并未提及罗门是否受到康德以及公木是否受到罗门的影响。

#### 引文书目

周伟民、唐玲玲。《日月的双轨——罗门、蓉子创作世界评介》。台北：文史哲，一九九一。

施友忠。《二度和谐及其他》。台北：联经，一九七六。

陈鹏翔。序《从影响研究到中国文学》。台北：书林，一九九二，页 i~viii

张错。《梦遣情》，《联合文学》七卷十二期（一九九一）：五十二——六十一。

罗门。《曙光》。台北：蓝星，一九五八。



- 罗门。〈前言〉，《曙光》。页一——五。
- 罗门。〈啊！过去〉，《曙光》。页一二——一三。
- 罗门。〈后记〉，《第九日的底流》。台北：蓝星，一九六三，页一九——二零。
- 罗门。〈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第九日的底流》。台北：蓝星，一九六三，页八十九——一八。
- 罗门。〈诗人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塑造〉，《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台北：蓝星，一九六四，页三～五。
- 罗门。〈现代人的悲剧精神〉，《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页一六——三十四。
- 罗门。《心灵访问记》。台北：蓝星，一九六九。
- 罗门。〈心灵访问记〉《心灵访问记》，页一——二十三。
- 罗门。〈谈现代诗的特质与艺术观〉，《心灵访问记》。页七十四——八十八。
- 罗门。〈诗人与艺术家创造了存在的“第三自然”〉，《创世纪》，第三十七期（一九七四）：页六十九——七十七。
- 罗门。《罗门自选集》。台北：黎明，一九七五。
- 罗门。《时空的回声》。台北：德华，一九八一。
- 罗门。《追索的心灵（中）》，《时空的回声》，页三一八——五三。
- 罗门。《追索的心灵（下）》，《时空的回声》，页三五四——九二。
- 罗门。〈代序：打开我创作世界的五扇门〉，《整个世界停止呼吸在起跑线上》。台北：光复，一九八八，页七——三十一。
- 罗门。《诗眼看世界》。台北：师大书苑，一九八九。
- 罗门。〈我两项最基本的创作观〉：《“第一自然”与“现代感”》，《诗眼看世界》，页一——九。
- 罗门。〈从我的“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看后现代情况〉，《诗眼看世界》，页三十七——五零。
- 罗门。〈诗与艺术美的转化与造型能力〉《诗眼看世界》，页五十一——六零。
- 罗门。《心灵访问记》（续稿），《诗眼看世界》，页一七四——八五。
- 罗门。〈“第三自然螺旋架构”的创作理念〉，收入陈鹏翔与张静二编《从影响研究到中国文学》。台北：书林，一九九二，页一八一——二一四。
- Barthes, Roland. Writing Degree Zero. Trans.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68.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Francis Golffing. Rpt. Taipei: Caves, 1967.
- Shih, Vincent. "The Second

Harmony" Tamkang Review 6. 2. 7. 1( October 1975 - April 1976): 31 - 42.

Sontag, Susan. Preface to Writing Degree Zero. vii - xxi.

\*

本地作家著作

(一)书名：檐滴

文类：诗

作者：方昂

出版：大马华文作家协会

订价：马币七元正

邮购处：11, Reservoir 5th Avenue, 11500 Ayer Itam, Pulau Pinang.

(二)书名：鸳鸯书

文类：诗+散文

作者：张永修+林春美

出版：雨林小站

订价：马币九元正

邮购处：Lim Choon Bee

405, BLK 51, Jln 24 / 2 Section 24, 40300

Shah Alam, Selangor.

(三)书名：生日宴

文类：小说

作者：马夫之

出版：十方出版社

订价：马币八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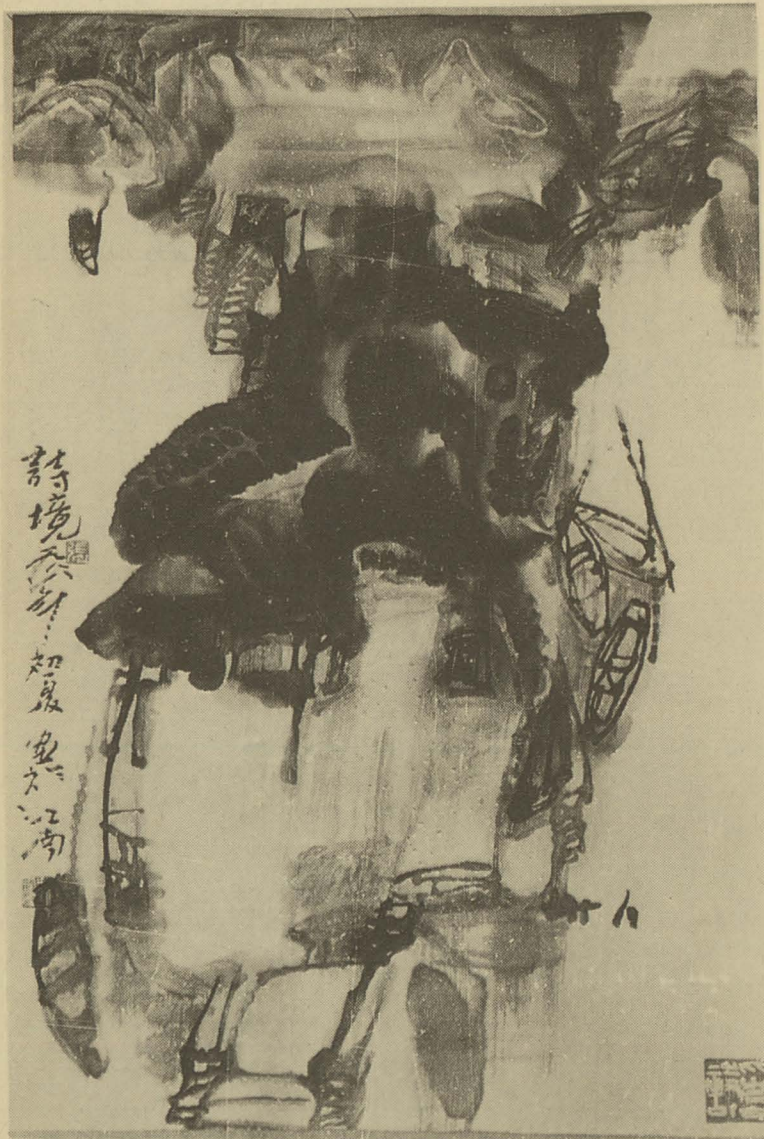
邮购处：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 - 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 O. BOX 1848, 50760 K. L.



# 一场带著走的孤寂



## 孤寂的写作

孤寂的时候看繁星似锦的天幕，像我伏在桌上用遥远的心灵组织的组句。多年来，我学习描摹马奎斯对文学良知的专注，对视自己生命的百年孤寂。

写作的想像如八月的野蝉，按捺不住孤独，在郁寂的丛林里不尽的唱鸣。

在无法沉寂下来的吵闹声中，我仰头看到自己的沉默，想起荒凉的马康多，虔诚的老邦迪亚在找寻魔幻想像的出路。

面对生命的喧哗，我却选择沉淀在那片想像的黄色平原，马奎斯说过的，那个孤寂的平原，连一个人在想甚么都会发出回音。

逐渐的，我听到自己心灵的书写在天幕上不断的传来轻轻感喟，笔尖落在想像的纸页上，似乎，大师又趁一方星夜在遥远的桌几前与我进行一场素描的对话。

## 记忆之河之一

一直有意无意间想起了你，想起了永恒，一册记忆的河口。

我往这样的意识，努力在有生之年出发。我以七等生重回沙河的心境，重头追索孤寂和爱情的决心，开始漫岸无涯的探索。

七等生在他创作的第二个生命中，注定似的，在那个清晨走向心中永远存在的一座桥时，脚下流过的河便是索求艺术的情操了。

他说，一个人的寂寞正可以养成一个人的作为，有如寂寞是一个可耕的田亩，在那里人可以种植自己意愿的花树……。

我，面对自己一片无涯的探索时，如同他将创作的决心寓於河的名字，载负一些明显的画像，往深去的方向流去。

## 倾斜的岸

一切的倾斜来自一个海岸。我等海水从外头悄悄的

往河口灌进满盈的水影时，领悟到大地和天倒转了，一些过去的时序摇摇晃晃倒退，昏晕的感觉遍地是移动着的生命……。

我在展读江边的《倾斜之岸》，和他一起进入笔下边守海岸那位班哨少尉的思绪，每天望着大海，心灵的虚空彷彿耽心尽头那与海接壤的水平线，会否有倾斜的一天？

少尉的困惑在於守卫的海岸最终要在疑惑的倾斜中警醒，发觉到自根儿的孤寂，恰似寻找靠岸的偷渡客。於是，海岸的倾斜终复平息时，那场梦，这样醒了过来。

## 日头雨下在年关

我往雨的方向，走去黄昏的车站。

“周年罗！”

“日头雨哪。”老人看我在雨中踌躇，他把口上的烟递下说。

我在大树下与他对坐，他默默的看雨在日头上飘下来，没有头绪，没有忧伤。他也没有伴，只独自在等一场雨歇后的年关的过渡。

## 鸟儿漂流

有时，想着候鸟明天的前途，或许是独自饮一瓢漂流的命运。那么，它们必定是各自从不同的方向，捡几个忧郁飞来的燕子吧……。

乔依思说，它们是该走了，因为它们都是永远往返来去的鸟儿，总在人的屋檐下面筑一个不长久的家，总要离开它们所筑的家去漂流。

有时……我在小房的窗帘上看着不知方向飞来的鸟择草筑巢，筑起它们暂歇的家。有时，雨真的在窗外落得太大，鸟便萎萎缩缩的钻入小房，我把绕动的吊扇停下，它们在陌生的房里栖息，雨停了，便飞向乾淨的天空。

我不晓得鸟儿到底熟不熟悉天空的飞线。万里如梭的天幕，雨斜如豆，在漂流的过程中，我猜想它们尽一生的飞翔，只是在努力重新寻找母亲和灵魂安顿的家园吧。

## 下午猫



一只瘦猫自个儿画一个下午的瞌觉的背影，虚无的伴不定时的走来，不分层次的逾越本位，最后以锐利的爪蹄抓伤自己的时间。

## 久蛰河

长久蛰伏在一条河口，我早已把点灯的手势浓化为流去的孤独。那么，河水的轮廓在灯亮后也注定缩为淡淡爱情的流姿。

像有一个时期，我不由自主的带上七等生的书籍，坐在白了头的芒草河岸展

读，与笔下的人物攀谈。

七等生说，艺术创作大都是受感情的支配而形成特有的风格。后来，我体悟到马奎斯说过的：不断的面对抛弃、被损害和孤独，唯一作为积极方面得到的补偿便是爱情。

我这样在他们叙述的风景上，带着自己的潮水之舟，对视河的思绪波动，渡过一条恢复生命专注的水位。

## 出葬

阳光不算太过明媚，出葬后的唢呐令人打瞌。

忧郁的葬队老是这样提早推敲，雨到底落不落下来。

“挖穴呀。”

“一坯黄土哪。”

挖穴的老人抹一头汗，给风儿吹凉的汗，一手铁铲沾上黄泥，任性的趴在土堆上，最后等一把哀伤的雨，用力洗涤。

## 童年感情



我坐在可以看到尽头的大地，指点摇晃成烟岚的几抹意象。

那是我坐在林幸谦的童年叙述中，看一幅繁华的图腾。童年是郁寂而空旷的，追逐吧。他说，黄昏的田野如孤独的大海横卧大地。

从背影捉摸本身的童年，在大地淡去的那场意象，远去如交叉点。但是，静卧在远处的童年感情，却像信仰，在模糊的流逝中渐渐清晰起来。

## 天明

黎明似乎还在很远，我不停的描绘鸡啼，清晰的，许许多多的鸡啼，以拉近天明的距离。

在黑鸦鸦的夜里，不再有熟悉的景物，只感受到脸颊有些热汤，是自己不小心摸下的泪。

害怕不会叫人掉泪，失落也只是在心底虚空而已。面对的夜，一场补不尽的孤独感，它的深度，不知要用多少漫长的张望才能测出它原本的画像。

## 检查哨

老人和旧蝉宿在山中一座陈旧的检查哨喝了和昨天一样的鸣唱。

“知了，知了的。”尖尖幽幽。

“知唔，知唔……”从树梢又浮起。

老人的背，山，还有那个检查哨的入口燥热起来，在季节递转之间，爬满了无关痛痒的喧哗和纳闷。

## 孤独的领悟

漂流的生活只是穿上一件沉默的寿衣，默默的看自己在最后的旅程，与远去的憧憬擦肩而过？

一念之差，刘再复对孤独的领悟，像是卸下寿衣，找到生命的启示。他说，唯有能在孤独中驾驭孤独并展开要漂流的思绪的生命，才是强大的生命。

我在与他一次漫长的对话里，听他说起孤独与生命繁华的程序重新相遇的阅历，不禁深深动容。

眼前的这位学者，抹上漂泊的沧桑。他在那个所谓六四事件中，结束第一个生命，而以他坚韧的生命力，重新寻找到领悟的光辉，这便是第二生命的开始。

他说，让他有决心面对重生和孤独，是心灵对文学无尽的追索和摸索良知的力量。

## 记忆之河之二

河，如昨天流过了小镇，淡淡刷过岸上的日月星辰，穿过镇上人们踏上渡口和挑柴提水的草地记忆。

像往常，像过去的神色。

老人撑船渡河。

“船开罗。”

小镇的人，踩入摇摆的渡船，往河心滑去后，便安静下来。河水在草丛中恢复平静时，小镇的人算是逾越了前辈的阅历。

而河岸上渐远的雨豆树，百年来仍守在同一个流去的方向，树上的碎花花落下来十月天的凝视，落在人们重复的记忆。过河的人，这样带走了一场孤寂。

\*



文 / 心水

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把自己脚踏的土地看成天下的中心，因此将国家名称改为中国。后代子孙终于清楚中国并非地球的正中处，观念的改变全靠智慧的递增。早期的天文学家把地球当成是宇宙中心，慢慢修正，变成太阳系，再演进至银河，一个个“中心”论都被推翻了前人坚信的定理经不起时间考验而被我们否定，今人所知道的也将会被后世更改；知的事越多会感到越无知，妄下判断，迟早出破绽。

司马迁的千古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想穷究天宇，为人寻觅存在的意义。中庸也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所以我们历来对天的敬畏成为思想上的桎梏，敬拜天地是对未知恐惧而引起的信仰。

我从夜观星象而苦苦追思天地成因，想满足充实迷茫的脑袋；找到天文学书籍往往废寝忘餐的捧读，我彷彿已知道了许许多多宇宙的奥秘，一些基本天文知识也了然於胸。这几天在看“宇宙的终局”和“浩瀚宇宙”不懂中文的幼子明仁从书籍封面图片上知悉是天文类的东西，他对我说别浪费时间吧，越看越不懂的问题只有傻瓜才浪费精力。他在高中时已花掉许多青春去“究天”，真是后生可畏。我要在不惑以后才对苍宇“迷惑”，他进大学前已经研读天文，难怪当我撰写“地球是一粒沙”的文章时，他曾很肯定的对我讲地球没有沙粒那么大，我竟以为他信口雌黄胡吹，原来果真下过一番功夫呢！

人类未来的尖端科学总

有一日能发明出“光速太空船”，光速每秒奔驰约三十万公里；生命极限若无法突破，一位二十岁的年轻人乘搭“光速船”飞离地球去探访外星，最远只能探到三十光年距离的太阳系内的近邻，回来那位青年已是八十岁老翁了。而我们银河系中恒星多达一千亿颗以上，从地球飞到银河中心要花三万三千年，人类至今已知最遥远的星座是距离三十三亿光年的“海蛇座II”，宇宙约存在一百亿个标准大小的银河系。

宇宙无边无涯无中心，自然也无上下四方前後左右那些方向感。在太空里运转的地球只是数不清的星海群中的一粒小沙，立足沙地的人类如蜉蝣，自以为站在地面观天，小沙粒转动不息，仰首的天时时刻刻在变。那

# 无天无地



片云层上其实是无涯无极的空间，那来天庭？何处是天堂呢？大地只是蜉蝣们的感觉，我们如听见海滩沙粒内的微生物豪语称它们拥有一块大地，能不讶然失笑吗？因此，只要飞出太空一望必能发现我们在宇宙内并无天地。

人类浅短的历史过程中，杀戮争夺，划地为界，

筑疆成国，真是如庄子所说：“蜗牛角上争荣宠”。这等心态都是因为人把地球看成一个“世界”而不知道自己的渺小，这些尘世争端一点意思也没有。

诞生为人，只存活刹那於沙粒内的微生物，并无可倚可靠的大地，也无一片可顶的青天。我们活在一呼一吸间，生灭无常。应该好好

的珍惜这百年不到的“刹那”，为生命神奇的能出现于孤寂的宇宙上好好活一遍。尊重地球上每种生命，彼此本来皆是蜉蝣，根本不必对立，并存不悖，逍遥快活，才不枉此生呢！

天文学那串脑袋装不下的数字令我越来越迷茫，宇宙是否在膨胀？什么时候才终结？太阳还会燃烧七十亿年之久？这些都是科学家们的数字游戏，和我们全不相干。涉猎后我果然越看越心惊，问题孳生繁衍，令我越来越无知，立足的天地彷如魔幻也已不存在了。学而后知不足，以有涯之生去究无涯之宇宙，所知局限自也是必然的；能从已知的万象中有所收获，不再狂妄夜郎自大，便是小小心得。

佛家云：“色即是空”和“万法归空”，又说：“空就是佛”，想必是众菩萨们神游宇宙九十九层天后所悟到的佛理吧？原来天堂地狱人间都涵括在空茫的无尽大之宇宙中。

\*



经营海鲜出口到香港和广东的朋友，邀请我们去“辣之屋”食皇帝蟹，蟹由她带去请餐馆掌厨调煮。

共桌的有五位印尼留学生，都是她的房客，她的长女和男友，唯一洋人是她的同居伴侣，做法庭主控官，内子和我凑成一席十一位。

她点了好多种菜肴，主食自然是二十六磅重的巨蟹，相当於十二公斤，是我生平见到最大的一只蟹，分别做出清蒸和咖哩两种口味。

捧出来时，真难为了两位女侍，其他食客也好奇的投来愕异眼光，大圆桌中央放下这两大盘蟹再无空罅，蟹膀连同钳尖拉直的长度约六公寸，以前看过四、五公斤的蟹已经够大，谁知和这只相比，才知是小巫对大巫。

肉味鲜甜可口，烹饪技巧高明，大家自然尽情享受，边吃边聊，话题当然离

不开这只巨蟹。

主人坐於我右旁，有问必答，这只蟹是从南澳海洋上的捕渔船捉到，由供应商转运到她的水产货舱，准备出口去香港。她自己也没试过这麼大只的螃蟹，就叫工人留下带回家，本想动手煮用，踌躇再三，还是不敢下刀杀生，年轻房客也无人会杀此巨蟹，才想到带来餐馆解决。

她估计这只蟹至少已五十年，听到蟹龄後我悄悄放下筷子，想著半小时前它还存活在世，而原来数日前仍遨游於深洋碧海，五十年岁月悠悠快乐，那晚追逐光源竟落入网内，如今陈尸桌面，满足我们朵颐。

我不知道它在五十年生命中是否噬食过人肉，假如也曾游於南中国海里，十五六年前印支船民沉海者不计其数，如它曾抢食过落海的船民，今天被我这位当年的船民吞食，正合了佛家讲的

因果报应。

毕竟海面出现百千帆影的逃亡潮不是经常会有，海洋鱼虾蟹们能食人肉的机会率不多，皇帝蟹的巨大可称王于海底，却敌不过地球上最贪婪残酷的人类。比皇帝蟹大上千倍的鲸鱼，拖网渔船的装备已配上电脑扫描追逐鱼群虾队，这些弱小生命迟早在劫难逃。

中国人爱食奇珍异兽，象鼻熊掌鹿鞭猴脑视为绝妙，为了食补更令乳燕无巢，犀牛横死，老虎去鞭削骨取皮，也不知是否祖先们代代造孽太多，中国人的苦难才不绝于书，这又应了佛的因果轮回报应之说。

妻看我停筷，悄悄问我为何不吃？我笑而不答，我可惜没向先母学念往生咒，不然，真想在心底为这只五十高龄的皇帝蟹念念，怎么还会有食欲呢？

(寄自墨尔本)

## ◎心水

在电视上看到越裔公民的示威群众手持标语高呼口号，把越共驻澳的大使馆包围；要求河内政权释放政治犯，队伍里出现了几位身穿袈裟的和尚，手拿念珠低首垂眉。时光刹那倒流，成千上百的僧尼高声颂经……

广场上几百位西方传媒的记者早把焦点对准现场，僧尼外边的佛教徒密密麻麻的站成一道道人墙；井然有序的抗议现场使到防暴军警束手无方，唯有严阵以待。

一阵小小的骚动过后，散开的人潮又如波浪般的聚合。僧尼跌坐的中央空地上，一部黑色明治车停顿后，四门齐开，五六位和尚拥着一位年轻的小沙弥，把他推到地上，但见他闭目打坐，不惧不怕的任由众师父摆布。

阿弥陀佛！千百僧尼悲悯的声音震撼人心。几公升的汽油淋上沙弥头顶，撒退的那几位铁石心肠的和尚有

一位掷出了划亮的火柴，烈焰升空，烘烘火光散播着浓浓的汽油味。没有咋咋没有挣扎，自焚的沙弥始终以打坐姿势被大火焚烧。

西贡上空袅袅升起一道黑烟，烘烘火光中一个活生生的僧人转眼成灰；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在荧光幕前看到了如此一幕一幕不断上演的僧尼自焚抗议事件。几十个僧尼先后在响彻云霄的‘阿弥陀佛’佛号里焚身，结果导致了一九六三年南越总统吴廷炎被刺杀而人亡政息。

我也像世人一样的被这种独特抗议方式震撼，对佛教僧尼的勇敢精神深感佩服。如此牺牲是否经已成佛不得而知，但却吻合了儒家‘杀身成仁’的境界。除了多次在电视机上看到自焚的悲壮画面外，有两次我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令我最惊愕的是自焚者那份视死如归的气概，以及焚身时绝无挣扎痛苦呼喊的表现。

我深心蕴埋了一个问号，为什么他们会不痛？肉身忍痛终究有极限，是否宗教力量能够发挥到令被焚时的肉体忘记痛楚？我询问了許多人，却无法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好奇心驱使下，我竟然跑到座落于西贡陈国

摹大道的印光寺一探究竟。

南越印光寺闻名于世的原因，是策动僧尼自焚的总部；这座外貌平凡香火不盛的寺院竟然成为全国寺庙的指挥中心，令人不可思议。我到达时就被公安警察阻止入寺，凡夫俗子善信皆不能进去上香。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吴廷炎倒台后，新政权恐防和尚重施故技，只好监视印光寺，我想探寺自是无门可进了。

印光寺虽然被监视，几位神通的高僧依然号令天下，抗议示威照旧时上演，直至西贡沦陷，天真的人民当发现‘人民政府’比以前所有政权都更独裁专政，而寄望印光寺众僧尼再次为民请命的，百千僧尼早已不知所踪。

越共继更换旧币后，积

## 释明珠和尚

## 食皇帝蟹

◎心水



极展开清算斗争的运动，诗人吴望尧的洗粉王国首当其冲，和另外有多位知名侨领一起被打成资产买办，浪潮汹涌，我也以资产阶级敌人被请去接受‘改造’。

劳改营位于距西贡一百廿公里的西宁省里婆山下，与我同寨的一位犯人大家都叫他和尚，他长着一头黑发，眼睛大如铜铃，说话声音响亮，左看右望没半分出家人的味道，怎么可能是和尚呢？

每天搬动山石令我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和尚与我同队伍，往往趁共干没注意时，悄悄代我将较大的石块移去，那天他先开口：“阿弥陀佛！施主你犯何罪呢？”

听到佛口，我差点笑出声，总有点荒唐的感觉，悄悄的回答他：“有钱罪。喂！你真的是和尚？”

“贫僧释明珠，在印光寺挂单。”他认真的合十说。

“你和释心珠同辈，也是印光寺的高僧？”听到印光寺，我一下子振作起精神，急不及待的问：“大师缘何到此？又为何还俗呢？”

“那班人过桥抽板，咱

们通通被迫破戒；心珠主持生死未卜，我虽和他同辈，职位却低微得多。唉！好好一座印光寺竟给越共搞到污烟瘴气。罪过！罪过！”他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望向无云的蓝空。

蕴埋我心底多年的问题又浮上来，我一边搬动石块，一边靠近和尚，悄声发问：

当年僧尼自焚，你是否已到印光寺？

是的，我也是帮凶。那些大好青年被迫惨死，我们居然无力阻挡；他们不是自焚而是被活生生的谋杀，越共特工扮成和尚混进寺庙。吴廷炎是天主教徒，他们利用了宗教矛盾挑起佛教徒的公愤，扇风点火，我们因此泥足深陷。到后来全变成傀儡，讲起来真是罪孽啊！他抓起石头狠狠出力抛掷，仿佛要将心里的罪孽扔掉。他拿出烟枝，我划亮火柴为他燃烟，经他一讲，有些明白又并不全懂，想想再说：

你提到谋杀，出家人怎么可能犯杀戒呢？

哎唷，他们是穿上袈裟的越共情治单位的特务，集合全寺明字辈觉字辈的年轻沙弥，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生死。抽到的选好日子，先通

知外国记者时间地点，就把工具送去表演。死的僧尼越多，越能证明压迫佛教，民愤高涨。英明的吴总统在位是阻挡北越吞食南方的绊脚石，除掉他什么方法能上都好，牺牲几十条命算啥呢？

每次自焚，他们打坐，从不挣扎，怎能不痛呢？

和尚拿出火柴划亮，放到我手掌，火舌触及肌肤，我本能的缩开，瞪着他还来不及出声，他已收回熄灭的火柴随手扔去，笑着说：

一点火都痛，全身被焚怎能不痛呢？被焚的僧尼出发前已被全身麻醉，失去知觉，任由摆布啦！

心底的疑团终于拨开了云雾，那些美其名为殉教‘自焚’的僧尼原来通通是被谋杀，存活着的僧尼如今被迫还俗，送去劳改场‘洗脑’。

和尚毕竟是有道高僧，随缘随劫，每日劳动，均和我聊聊天，讲些禅机。守卫的共军见他肯‘悔改’，已不再烦扰，未经接触，从外观如何也难于相信这位彪形汉子是个大和尚。那天晚饭后在营寨的空地上散步，和尚说：

黄施主，我们的缘将尽了，请自珍重！

你能知道过去未来？

非也，贫僧将豪赌一场。是生是死，与施主相聚之缘已了。他那对大眼睛神采飞扬，四目相接，仿佛有股电源要把我吸纳过去，我心一动，何不学他押注：

可否让我追随你，死生皆空，我的心已很安祥了。相处半年，竟也学到了些口头禅。

你是华人，不必涉及，抗暴复国，救民于水火是我们的责任；夜来枪声密集就

是复国军要前来解救了。

我一夜辗转难眠，思潮起伏，在风声雨声和偶然呼啸的冷枪里想念着家人；子女年幼，父责未了，我岂能跟和尚共进退呢？白天冲动胡说，真是汗颜，迷糊中被集合哨子惊醒。

出到营寨广场，才知昨夜有四位兄弟逃狱，点名时，和尚竟已失踪，他的豪赌果然已押注了。“阿弥陀佛！诸天菩萨请保佑和尚平安！”我不禁低首吟佛号，为和尚祈福。

绵绵细雨飘落，由于追

捕逃犯，我们禁营，在寨内淋雨拔草。冷枪远远传来，我的心忐忑难安，午后，四个共军抬着一个尸体进营，四肢朝天的扔在草坡上。大家围上去，天啊！是和尚，他那双铜铃般的大眼睛狠狠的盯着老天，睁得大大的往上望……。

从荧光幕上看到坎培拉越南使馆外示威的人群中发现穿袈裟的僧人，陈年往事顿涌心头；关闭了电视，却无法扑灭烘烘焚烧僧尼的火光在眼前映照……

本地作家著作

(一)书名：亮了一双眼

文类：小品文

作者：朵拉

出版：台湾稻田出版社

订价：马币十六元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二)书名：快乐的生活方式

文类：小品文

作者：朵拉

出版：台湾稻田出版社

订价：马币十八元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三)书名：阳光心情

文类：小品文

作者：朵拉

出版：红树林书屋

订价：马币八元正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 ◎梁绮云

我将这盘豆腐切成小块，蒸好了，再洒上切碎的葱和火腿粒，再蒸一会儿，淋上热油及酱油，一盘喷香又好看的豆腐便可上桌了；加上一碗素菜，对我来说，就很惬意的了，真正暖老温贫，可见我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户长娶了我，虽嫌丑怪一点，叫人看了就摇头；不过，在经济的大前提下，倒是很省钱。你说得对，世事岂可尽如人意呢？闲话煞住，我们再来打量一下这盘豆腐。

除了日本人，当今世上就是中国人最爱吃豆腐的了。据说日本的泉水特别甘冽，制成的豆腐雪白又芳香；但说到豆腐的烹煮方式，中国人自然是第一的，日本人只有靠边站。洋人亦奉有素食菜谱，全是蔬菜果仁和一盘盘的豆。到底是中国人心思细密，加上天生一对巧手，将那不起眼的黄豆，做出豆浆、豆腐脑、豆腐干等等食品，既经济又富

营养。可见中华文化，真正博大精深，不由你不服。

佛教自从印度东渡而来，在我华夏大地上发扬光大之后，佛门中人假如只吃蔬菜，想必健康会有问题。幸好素食中佐有豆腐这种含丰富蛋白质的豆制品，才能令身体在养份的需求上得到均衡。你且看在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中那些武功精湛的高僧，创立及得传不少犀利的武术；若是只吃菜蔬，我相信他们的身手必会差一点。

海外华侨不论散居何处，都会很快地在当地发豆芽和制豆腐。据说在早年雪梨的第一家豆腐厂东主就发了大财。豆腐这种非常东方式的食品，大大慰解了移民和游子的缕缕乡愁。在异国的蓝天下，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家；辛劳了一天，晚上的餐桌上，见到一盘冒烟的豆腐，怎能不高兴呢？吃下肚里，混身暖洋洋的，心绪踏实。儿女诉说学校的功课

多，澳洲英语很难听，某些师生对亚洲人不大友善；翻开报章是「移民失业指数高企」的大标题映入眼帘；或是某些学者政客大发「反对移民」的言论。飘洋过海；身似浮萍；建基创业大不易啊！不过，有了这盘热腾腾的豆腐，安抚了焦燥颓落和彷徨的心绪。这是在家里，与从前没有大分别，你不是在吃着与故乡中一样的豆腐吗？一切慢慢来吧。眼前这盘豆腐，不只是疗饥的食物，它还静静地安抚你，慰解你；你绝对不能因为它价格低微而小看它。

豆腐是穷人的美食，它价格低廉，它不能晋身酒筵上菜中；但豆腐性格高傲，自有气质。要做出好的豆腐，须有好的水；水质欠佳，造出来的豆腐色泽暗哑又不够软滑。豆腐崖岸自高，鹤立于血淋淋的鸡鸭牛羊中；肉类可存贮在冰霜，豆腐却必须新鲜烹煮，不可存放超过两天。豆腐又是温柔敦厚的，老少皆宜；从未长齐牙齿的幼童到马齿尽落的老人，豆腐令他们得到饱餐和丰富营养。

豆腐千姿百态，更是主妇的恩物。太太们将豆腐放入滚汤中，与鱼片肉片或青菜一起做汤；或放入滚油中猛炸；做出一道红烧豆腐；

或将煎得金黄色的豆腐与鱼块一起烹煮；或将豆腐切粒与金菇草菇做出一盘斋菜。不论是火辣的麻婆豆腐，香脆的琵琶豆腐，或是素净的清蒸豆腐；不论是猛炸或放汤，豆腐都温和地发挥出它

美好的品质；它自个儿也好，与肉类菜蔬调配也好，豆腐都适当地组合出一盘佳肴。豆腐是随和合群的。你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在各省菜肴中，豆腐广受欢迎。

豆腐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友。华人萍飘千里，落籍五洲四海，总会带着豆腐同去；它填饱我们的胃，慰藉我们的心。平凡食物中称王者，豆腐也。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1.50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9.50，十二期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14.90，十二期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16.70，十二期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34.10，十二期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25.40，十二期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31.10，十二期 \$61.20。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蕉  
风  
订  
阅  
单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 豆腐颂



## 手稿

她不是在写诗，一定在写散文吧！

她有着一个动人的背影；从侧面看；

她眉目清秀，感觉上不美的，是她的肤色。苍白而黯淡，非常干燥、像营养不良，长久失眠的样子。眉间有两道垂直的皱纹，实在不是她这种年龄该有的。她穿着一件无领无袖的家居花洋装，露出细瘦的手臂。

她愁眉不展，似乎在自己的文章，大为构思。是的，自己表达出来的诗或散文，如果能够掌握真善美；人生的真相，也一样能提昇读者的精神境界。说来，文求抒情婉约之风，仍未式微，像在印度尼西亚日报的文艺版上，发表过文艺作品的女作者，少说也有二三十位，而她和她们一起，一定有很多好作品，泉涌而出！因此，可以相信，她今晚的心情感触必然很深，瞧她写

写停停与撕坏了几张纸的情绪，不难知道，某个冲击一直在她心中赶不走。

可以感觉到她对诗与散文的执著，像着魔，酒醉一般，去追求理想的未知世界。她有的是灵感的捕手、去捕捉新奇的经验、探寻未知的世界。文学本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多为对爱情，生命的描述。一个作者若要写好作品，一定要勇于尝试各种题材，而且文学若要为流传，应该和社会、人、土地结合，这样才能扩大写作的题材。

瞧她还在思考，一定有个问题使她困惑。可能不是对她自己的生命很迷惑吧！目前的情况，她觉得好像和自己讨论一件事似的。这件事，不论是苦，是乐！只好由自己来解决，当然希望不和别人分享！

瞧她如今这个样子，好像是很担心。不会是爱情出

了岔；人情上有变幻；要不然就是；有些什会对她有影响。总之，于现实生活中而接触到的种种事相，使她自己所看到的优，缺点；潜力、限制、压力，会使她感到很痛切，而产生了刺激，感动，而如何将其理想，付之实现；以致达到成功的喜悦！

她表露得很疲倦，似乎有力不从心的样子。然而她终于能顺利完成了她的作品、她按摩一下自己的手臂，不期然地微笑了。

她瞥一眼在写字台上自己的手稿，觉得很满意地舒了一口气。

她站起身来，走近电话架旁；举起电话，一连拨了好几次，终于接通了；然后向对方说：

「雪芳姐，你替我介绍工作，所要的应征信，我现在已经写好了！」

## 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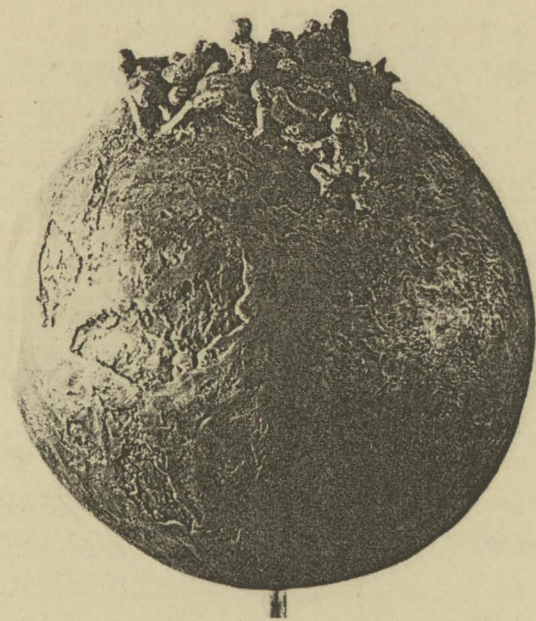
这是可怕的  
(是谁惊呼着)

没有什麼好可怕  
(被风击断的桨阻不了帆的远航)

生、老、病、甚至新陈代谢。  
(人活着还是要挺身走去)

走入喑哑的年代  
破碎的珠玉是不能拼凑的华语

一种灵魂的归属  
基于某角落华人的悲怆  
自我舔舐伤口





# 1. 搭九龙地铁到中环找你

# 2. 是你，悄悄把我的梦拉走

1.

当爱情在车厢中  
逐渐沉淀  
积累在我胸口  
隔绝三十年後想起  
离别时的酒杯轻轻一碰  
竟迷濛黄昏于今的悲怀

你可知道  
我找的是你 结果怎样？  
那诗册封面上的倩女  
仍蕴藉在糖蜜色的梦里  
而我不善说谎的眼睛  
斟酌了多少爱情的美言  
才哗然掉落了泪水  
都因找不到你

你的名片在我掌中  
却比香港的天气更寒更冷

2.

正与寂寞相见 感情是我真实的财富  
翻过线装的诗册 你的背影已离我渐远  
爱情早已忘却高亢的歌唱  
当一切静止 相思就在其中苏生

在一灯如豆的闪烁里  
那许久以前留下的记忆  
回溯到最初的纯洁和欣喜  
光阴不听我们的理由匆匆告别

是何等的初恋  
撒布在那里有海鸥伴著  
而补网捉蟹 以及拾拾榴槌  
依然感情般拥在我们的天地

自我会写诗 季节转眼即逝  
虽然每一个梦都因为你  
然而那些梦几乎都来不及  
是你，悄悄把我的梦拉走

3.

这一场朦胧美的雨水  
在我眼前的气节里  
艳在正月树上的红毛丹  
缓缓不肯把热情掩瞒  
才煮熟的梦  
漫应了带着情绪的笑容  
诗句全呈献着坦诚  
那么动感地让脚踝轻轻一舞

雨水从红毛丹上树上  
溜下来 不在乎地各自展放  
带着气节的潇洒  
如恋人一般贴耳私语  
好久好久以前  
顺着回忆  
不是生来羞怯  
乃在缠绕 乃在依偎中  
爱情也有感激的雨水  
点点滴滴 洒落

4.

爱情不在意错误  
不在意一个错了十年  
不在意尝过的痛苦  
不在意心脏有的是病  
只要充满感情和关怀的你我

爱情不在意错误  
不在意一些暂短的光阴  
不在意收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  
不在意曾经受过的紧张  
只要泪儿更热 相爱永不移的你我

# 3. 爱情也有感激的泪水

# 4. 爱情不在意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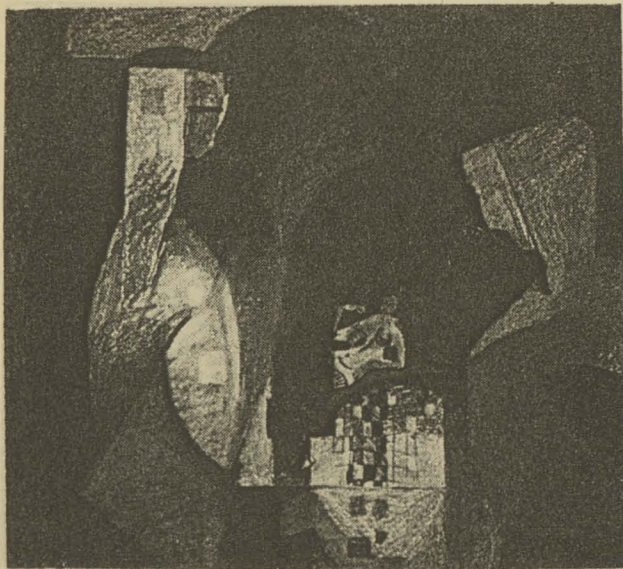


# 镜

是谁将他推进的？是我，看他孤独且不被了解的影子，在你冷光可鉴的镜中亮相；亮相。

积满尘埃的凤缘，连一禅三昧的过程也照不上来。似有若无，欲近却远；缄默的你从我的衰老走过，无语的弦琴垂挂壁上，和钟声同度！

我想用玫瑰嫣红著爱情，在眸波转处有我的泪水；在会润饰的琉璃光面，藏住我的解释；只要你不以为我的沉醉难描，以及痴心的我十足老态。



# 岛

船拨落一连串长链的锭子，它尚未与码头沟通；而港湾渐失人潮。

帆与海鸥同道，潇洒著点点天涯去了。

岸上渔家女纤纤的手，在上下纵横的渔网穿梭；或者为残破稍为补全，或者避过如水乡泥泞，于满脸深深浅浅的皱纹——然而不失于智慧，屹立希望之前，雨润烟浓。

沙堡，总有些许喟叹的浪子，用岁月的桨一道，在人海中浮沉的岛，开放出环境，开放出胸襟吧！决意与海洋同在，岛也交出让浪的摇篮摆动，包括辉亮起一灯塔的孤独。

椰加达一九九四年十月卅日  
无法再更改的脚印

文 / 柔密欧·郑  
图 / 谢慧颖

## 布尔（微型小说）二则

# 一、生活习惯 二、故友重逢

图 / 丘瑞河



一、  
大清早闹钟就已经响起来，可是林志雄根本不去理它。

结果它就一直响，像有一个手不疲累的小孩子躲在里头，顽皮地敲击着，叮叮叮，叮叮叮。

林志雄意识朦胧地吩咐着：“喂！关了它！”

然而，爱闹的小孩子仍然不停手，那单调并且响亮的声音吵得他非常气恼，于是，林志雄恨恨地骂：“秀晴，你听见我说什么吗？”没有人理他的埋怨。

他把抱枕按在耳朵边，再次叫唤：“秀晴！你怎么还不把闹钟给关掉？”

睡觉是人生大事，对林志雄来说，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的了。

隔着一层抱枕，叮叮声依然像贴上了人就不放松的被咀嚼过的口香糖，紧紧地，拉扯不开。

终于他坐起来，语气是气忿难当的：“秀晴！”

响的是闹钟，林志雄骂的是太太。

他稍伸手，一按，就把闹钟关上。

闹钟其实就在他床边，然而每天清晨都是秀晴帮他关了闹钟，再让他多睡个五分钟，然后才又回来叫醒他的。

他睁开眼睛，一看，秀晴不在床上。

“秀晴！秀晴！”他没



有惊慌，而是不满。

应该来叫他起床而她却没有来。

他接着又叫唤数声，却都没有回答。

林志雄心里非常生气。但他就是不下床，他要等秀晴来叫他。

于是他翻转身，又闭上眼睛。

反正时间到了，秀晴就一定会来叫他的。

每天的早餐都是秀晴帮他做好，上班衣服也是她替他整理好，甚至鞋袜都是秀晴前一个晚上先为他准备好的。

他躺着，只是躺着，非常舒服而放松地，已经没有睡意了，所以他并没有再继续再睡觉。

但他就是不起来。

“今天早上的点心是什么呢？”他想。

秀晴是知道他的口味的，他老爱吃咸的，而且一向对甜点没有好感。

每天他都有不一样食物却味道一样好的热腾腾早餐，当然都是秀晴在弄的。

他不是不会做早餐，其实简单的面包牛油谁不会做？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偶尔他也自己做早餐的，但是这些年来，都是秀晴费心思在做出各种各样的不同餐点。

林志雄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闭上眼睛想像，等一下吃的是什么呢？

他出力地吸气，有时候，厨房的香味会飘到卧室里来的，从门缝里泄进来。

但是，今天他什么味道都闻不到。

突然他发现阳光正一点一滴地移到他床上来，这表示时间不早了！

“秀晴！”他呼叫的声音不只是埋怨，还有更多的气怒。秀晴今天是怎么啦？竟然那么迟了还没来叫他去吃早餐？

他行动迅速地跳下床，冲进厕所，以最快的速度把一切早上该在洗手间里做的事做好，再跑到厨房，才发现根本没有人在，里边完全没有动静。

“啊！”林志雄惨叫一声。

他到这时，才想起来，秀晴昨天已经回北部的娘家去了。

“怎么办？”他即时手足无措，现在应该要先穿衣还是先穿鞋？

他转回头大步跑到卧室里，打开衣橱，一看，心安下来，原来秀晴把衣服鞋袜都已经替他整理好，他松了一口气。

不过，早餐还是得到外头去吃了。

这时听到“唉！”林志雄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担心迟到，还是由于没有早餐吃？

二、

大都市的好处是要在车水马龙的熙攘吵闹间找个清静的地方来谈话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真高兴今天遇到你。”刘和旭坐下来，喘口气，然后对张忠扬说。

“是呀，真没想到”张忠扬同意：“竟然已经那么多年不见。”

“那是82年吧？我们分手后，各自去做生意，结果到今天才又重逢。”刘和旭感叹时光不留人。

“刚才你叫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谁呢！”张忠扬说他的意外。“你穿得那么华贵，我都不认得你了。”

“你这一身衣着一样令我意外，从来没见过你穿得那么差的。”刘和旭意气风发地，也不理会这话里头有没有刺，是不是会伤人。

张忠扬无限感慨：“我以为朋友都不理我了。”

“没有想到。”刘和旭说的也是他的意外：“我有一天会比你更有钱。”

“报穷是不得已。”张忠扬叹气：“其实我是被人陷害的。”

“当时，你曾粗声大气地对我说，想借钱才来的朋友走远点。”刘和旭一直不能忘记自己曾经受过的侮辱。

“做生意最不信赖的是亲信。”张忠扬摇摇头。

“我知道得太迟了。”

“我就是受到你一句话的刺激，才有今天的事业和地位。”刘和旭虽然把话说得很好听，但是他心里对张当年的轻视仍然是耿耿于怀的。

“如果我做人绝情一点，也许今天也不用落魄到这种地步。”张忠扬恨恨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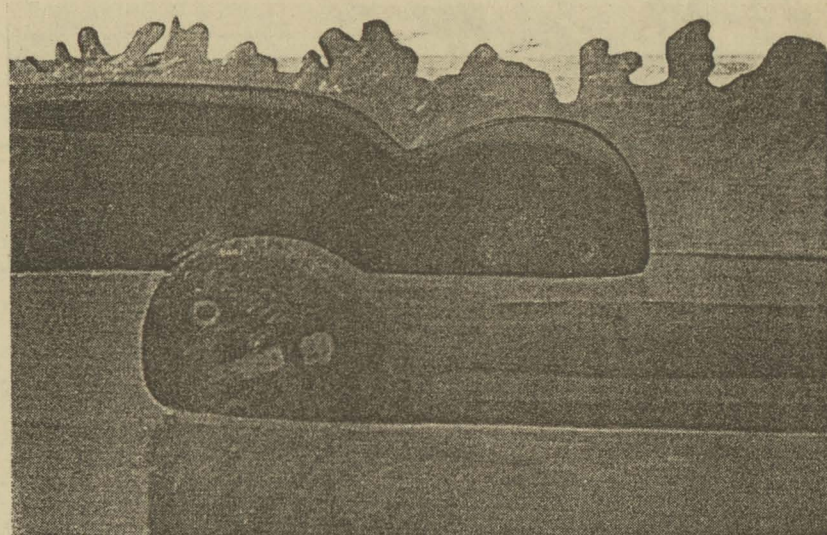
“要不是你那无情无义的话，我可能不会发奋图强，到今天仍旧是个穷木工匠。”刘和旭有些得意的模样。

“我永远会记得那个害我所有的生意都倒闭的家伙，一世人不会忘记他的长相。”张忠扬咬牙切齿。

“发达的滋味太好了，每个人都恨不得和你攀上关系，每个人都听你说话，你可以得到你最喜欢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刘和旭快乐地叹气。

“人一穷，见到朋友都不敢开口。一开口，就会让人误会是要来要钱，我是穷，但是我不是乞丐！”张忠扬的委曲忍到现在才说出来。“真正有钱的人，才不怕人家讨钱，有钱给别人多好，别人拿了你的钱，他就比你矮三分，比人高是最舒服的事了，看人都是低垂着眼，多愉快呀！”才五尺高的刘和旭为自己的高大形象而笑出声来。

“有钱人就可以欺侮



人？有钱就是有一切了吗？”张忠扬不是提问，是在说一个事实。

“啊！你看，外头的阳光就像人生，人生呀！充满希望的阳光。”刘和旭微笑，很快活的神情。

“外头？好象快下雨了，远远的天边有一片乌云。”张忠扬忧郁地皱起眉头。

“我等一下要到公司去，有一个新的五百万合约要等我去签名。”刘和旭自信地扯着身上名贵的西装，一边说。

“报穷以后，我连皮鞋也不可以穿。”张忠扬自卑地看着自己脚上的拖鞋。

“如果你有空，可以到我的公司去参观一下，我刚刚搬到一家新的建筑物，是自己建的二十二层高楼。”刘和旭骄傲地：“大厦就叫刘和旭大楼，好听吧？”

“是的，我有钱的时

候，大家都与我说最好听的话，现在谁都不愿意接近我，骂我是穷鬼，好象穷是一种传染病，比肺鼠疫还要令人害怕。”张忠扬笑，但是那笑容是惨惨然的。

“无论谁看到我的大楼，没有不惊叹的，它的美观庞大，它的新颖风格，都叫人叹为观止。”刘和旭说得眼睛都快眯起来，自满自得。

“谢谢你仍然记得我，没有想到你已经发达了还记得我。”张忠扬感动起来，说话声都颤抖着。

“今天我请客，你吃什么，随意叫吧！”刘和旭大方地。

“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请客了。”张忠扬怀念自己阔气的日子。

悠扬的音乐在闹市的一个角落里的一间咖啡厅里环绕。



## 别那么驴了

星期天，妻子和女儿邀我同去逛街，我婉言相辞。

说实在的，一想到商店里人影如鲫，我就打怵。逛街对全世界的女人来说，好像是一大乐事，仿佛越是人多，兴致越高，天生就爱凑趣。而不管多麽彪悍大老爷们儿只要潇洒走上一回，少不得筋酥腿软，全无豪气。未结婚时，我也曾陪妻子上过几次街，结了婚后便露出了真心。好在小女长成，母女结伴，她们欢喜，我也欢喜。

我不愿上街，也并非筋骨无能，实在是想一个人躲躲清静，尤其是到四十岁，每天一睁眼就像冲锋，忙的前脚尖踢后脑勺，家庭、单位、社会哪一方面照顾不到也不行。如遇不顺心的事更是肝火上升，气串两肋，说话急躁，情绪亢进，仿佛进入了更年期。看着我风风火火，神神叨叨的时候，妻子和女儿总是互递眼色，叽叽喳喳地悄声说：“别惹他，又发神经了”。听得我都自觉活得没劲，蔫蔫达达地。可话又说回来，那气不发还不给自己憋出毛病来呀。

仿佛霎间，妻子和女儿便满载而归了。看着她们溢于言表的神情，我也受到感染，凑上去看看是否有属于

我的东西。倒是妻子有心，递给我一个寸许小盒，说是送给我的礼物。真有趣，都快老夫老妻了，还玩年轻人的把戏。我接过小盒，看看标价，将近20元，什麼玩艺神秘兮兮的。我三下两下打开包装，只见是一个小酒杯。唉，这不是货卖一层皮嘛！妻子见我有些失望，便说：“这酒杯是我俩等特意挑的，适合你。”“适合我？”此言差矣，“我又不喝酒，要它何用。”我摩娑着杯子有不解。论质地这杯子还是蛮好的，灰白色的磨砂玻璃，造型简洁明快，产地标明台湾制作。倒是杯壁上“知足”两个草书黑字引起了我的兴趣，看似漫不经心的走笔，实则苦心经营位置，字架之间透着一股心满之意。仔细一瞅，旁边还有两行隽永的小款写道：“人能知足心常乐，事至无求品自高。”细细品味倒是有了点意思，虽然有同于常见的劝戒歌，但点悟的哲理给了我新的感受。一瞬间，我的思绪翻腾起来，感到一篇宏论在心头冲撞，感慨人生，赞叹先哲的思想。可话到嘴边，却又觉得一切似乎不言自明，一时竟有些不能自己。恍惚之间，我体味到妻子的用意实在是高，不禁轻

声连连感叹足够我冷静半年。

女儿见我动容，也悄悄凑上来说：“爸，我也送你个礼物要不？”我望她一眼，爽快地答道：“要！”小女道：“你可别生气啊！”我慨然应允。女儿郑重地递给我一个小纸包，便远远地跑到一边去了。我饶有兴趣地把小纸包一层层地剥开，终于露出了一个小画片。只见上面一头叫驴正呲牙咧嘴地冲我笑呢，挺有意思。旁边也有一行字，“别那麽驴了！”其中的“驴”字挺大，也比较醒目，什麼意思？“混蛋！”我恍然大悟冲口而出，我仿佛看到女儿一惊。突然，我若有所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我刚才喊叫的样子一定象那头叫驴在笑。妻子和女儿看我笑的不可遏制的样子，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我看她们笑，笑的更厉害了，心里说：你们知道我笑什麼呀！索性一气笑个够，笑声在房间里荡漾，冲出屋外。

笑够了，我想：孺子可教，敢于讽谏。是呀，有这样的妻子该知足了，还驴什麼。

我吼到：“老夫给你们做饭去。”奔进厨房。

## 厚手、皮薄和 AB

• 陶宗令 •

### 厚手

唐村在密密麻麻的地图册上是很有名气的。唐村人手厚好躁动：需要张扬，唐村人擅长欢呼；需要助阵，唐村人擅长拍巴掌。清汤寡淡的唐村就总能无端地生出许多轰轰烈烈。譬如说吧，工业酒精兑水做成的高粱与其它的高粱并无二致，唐村人硬是“好酒好酒”激动不已，那高粱便俏得要开后门方可买到真品。又比如说吧，某某带“长”的角儿视察该村时于午餐后打的一个饱嗝与正常人打的饱嗝机理相同，唐村人却掌声雷动地把那个饱嗝说成是对小康生活的间接表彰。

话说冬季的一个暖洋洋的日子，一只大猫样的物什走到唐村村口就趴下不动了，并“呜噜呜噜”叫个不歇。这当然又要引出一番动地惊天。首先是这物什究竟是猫、是狸、是獾还是柴狗？其次是它为何驻足此地

不走？再其次是这物什年轻还是年老？再再其次是“呜噜呜噜”的含义是什么？各种假设和思潮便纷纷涌出。还有胆大的用手去摸它，刚一摸着就被爪子给刮了。厚手归厚手，血还是要出的。

“痛么？”众人边欢呼边问。

“它是跟我握手哩”被刮着的一脸虔诚“你们再握我的手看，温乎乎哩。”众人便一一与其握手，皆说果然温乎乎的。

为了产生轰动效益，村里又派人到州府请专家来作鉴定。州府农林局便派了一位学过畜牧专业的知识分子前往。知识仔来到唐村对此物什凝视了足足半晌，最后吟诵成章。

章曰：此物为珍稀一级。哺乳类，猫属狸科亚系，白垩纪始生，繁殖力低，每八十年才生育一匹，味极鲜美，历代被奉为图腾圣器。此匹正值发情期、犹如早上日头。其呜噜乃求偶之鸣，召唤理解。既驻足唐村，物丰年富之兆也！

村民听了三呼万岁，踏起脚跟鼓掌，逐摆宴席款待知识分子。

酒过一巡，忽然一村妮跑来：

“珍稀一级死了！”

众人大惊，惟知识分子心静如水，抿口酒道：“就下酒作菜呗。”

村民就立刻想到了味极鲜美，众声和之：

“作菜、作菜。”

于是大师傅立即刷镬添薪，不消一会，便搬上数钵“味极鲜美”来。

散席时是满桌狼籍了，不防邻村一老汉又疾疾而至：

“我家的老猫吃不得呀，啖了耗子药的！”村民就破口大笑：“什么老猫？我们吃的是珍稀一级。哈哈……”笑得老汉无地自容，只好悻悻走了。

后来知识分子回到州府，见人便夸奖唐村人是顶不错的。

### 皮薄





图 / 张小鹭

细寡妇家的包子店也是很有特色的。细寡妇识文断字，原先当过知青被分派在州府做事，后来老公死了，就孤身回唐村原籍来从事第三产业。她的包子的特色就如店门口那条幡旗写的那样——皮薄、肉满。常惹得许多顾客犯嘀咕：“这可是最优秀的包子呀！”

有个外乡佬到唐村来推

销三合一，见了幡旗上的赫然大字就趑进店去：

“老板娘，来四个包子。”

细寡妇就端上四个温柔的包子：

“要粥不？”

“来一碗吧。”

细寡妇就端来一碗粥和一碟萝卜丝。

外乡佬赶脚路饿得很，

根本没喝粥就两口三口报销了一个又一个包子。待捏起第三个时他突然忖起一件事。

“老板娘，拿错了吧？”

“错了？没什么错呀。”

“我是要包子，不是馒头。”

“小店只做包子，没馒头的。”

“那怎样没包馅呢？”

“已经被你吞了呀。”

外乡佬就按住喉咙仔细琢磨，怎么也想不起馅的味道，只是记得忽隆间好像咸过一丁点便小心翼翼地用门牙一片一片薄薄地切第三个。切到最后一爪皮再递给细寡妇过目。

“咯那里有馅？分明是馒头嘛。”

“老哥，又被你吞了。”

外乡佬愣了一会，把第四个从腰间掰开来，只见中心有点墨色。

“咯就是馅？”

“是呀。唐村馍馍向来是实心，现在我改革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工艺，你老哥还不满意？”

这下外乡佬才懂了。

“说了半天，馍馍就是馒头的，怎样叫包子呢？”

细寡妇的脸就有点挂不住。

“馒头用得着捏口纹吗？”

“用不着的。”

“馒头中间用得着用筷子点酱吗？”

“用不着的。”

“馒头用得着两角钱一个吗？”

“用不着的。”

“馒头用得着挂幡吗？”

“用不着的。”

“那就行了吗。”

外乡佬就不再说什么，噓噓唏唏喝完了那碗粥。

## A B

丢鸡丢狗在唐村也是经常发生的，每次都引起一片哗然。但鸡狗毕竟不伤大雅，哗然一阵就过去了。不过为了整饬纲纪，动作还是要有的。开会、吹风、做思想政治工作、出告示……

怀疑对象总是B类。

唐村的干部们公开把村民分为A、B两类。划分的标准挺简单：凡加入了乡会的会员就是A类，否则为B类。

A类占全村人口的少数。惟其少数，才显得神秘珍贵，每个基层单元放上几个或发展几个。久而久之，A类的以A类自居，B类的以B类自居，世面就井

然有序。

过鬼节的晚上村里丢了一头牛。牛不比鸡狗，少一头，生产就受一定的损失。A类就在大会小会上理直气壮地哇哇叫：

“我们再不能心慈手软了。”

“我们要提倡清廉知礼义。”

“我们要对偷盗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

“我们要有法治观念。”

“我们要把唐村建成文明村。”

等等等等。

B类被排除在“我们”之外，只有听的分儿，就没有鼓掌的兴致，仅在心里狠狠地骂：这千刀万剐的偷牛贼！

中秋节的前一天又丢了一头牛。次日开过大会，A类立刻分四路人马对全村挨家挨户进行查户口抄电表检查室内外卫生什么的，弄得全村的B类都觉得自己仿佛真的是贼，连吃月饼也没有滋味。

两头牛算是泥牛入海，两个传统节日却生生被搅乱了。所幸的是，直到春节期间，村里再没丢牛，男女老少落得过了一个太平无事的新年。

腊月初八，一辆中吉普噉噉开进唐村。四个大盖帽下车直奔村长家，要他立即召集村民开大会。

缉拿来捉人了。村民皆手心发痒，巴不得快点见个分晓。

有个双下巴的大盖帽就举着半导体麦克风问站在前排的一个汉子：

“老兄，你们村丢了牛是吗？”

汉子就说：“是呀，丢了两头呢。”

“除了牛还丢了什么吗？”

“以前还丢过不少鸡狗，好在八月节丢牛后就再没缺东西了。”

双下巴就和霭地说：

“你真善良啊！”

另一个大盖帽这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字一顿念：“据我们掌握的确凿材料，唐村仅去年一年就丢失鸡十六只、狗六只、牛两头、稻谷两千斤、大豆四千斤、板鸭一百只、七千瓦五百瓦电动机各一台、钢筋十二吨、铜锭八吨以及公积金四万元、提留三万元、偷漏税十一万元、假建筑款项六万元。其中七千瓦电动机是你村造纸厂的主要设备，大前天被盗往邻省一乡镇企业……”

村民们听得如梦初醒，噉噉喳喳咋舌头：

“贼是哪个呀？快捉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嘛。”

又有一个大盖帽就拿出六副明晃晃的铐子来：“识得的，识得的。”接着就点名了。



“张永红、李忠会、何爱国、陶爱民、陈清水、戴望。”一口气点了六个主犯的名字，都是A类的。张是村长兼乡会会长，李是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何是派出所所长，陶是财务所所长，陈是保管兼出纳，戴是二十多年的劳模。

细寡妇觉得还漏了，十分委曲：

“治保主任怎么没有名字？他隔三差五对我要蛮。”

村民一反常态，既不鼓掌也不起哄，整个会场静得出奇。双下巴就做了一个带人走的手势。这时，细寡妇走到人群前跟双下巴说：

“让我再说几句行不？”

双下巴就悄悄对细寡妇讲：“今天是抓捞钱财的贼，对你要蛮的贼最好暂时再莫多捉。”

“行”细寡妇就口齿伶俐说：

“人是没有类的。要是

有类，就都是B类。要是把人人都看成是贼，贼就不会得逞，至少不能有恃无恐，世道就发达安康了。我也是贼，从今天起，我的包子店改名为馍馍店，发言完了。”

全场就爆发出空前的掌声，喜得细寡妇一脸绯红。

从这以后，唐村人一改旧习，拍巴掌十分地谨慎。

\*

## 新书广告

### 姚拓戏剧集①②

共分①②两集。上集刊有《憩园》、《儿女英雄传》两个剧本；下集刊有《万金和尚》、《还阳》、《荆轲刺秦王》三个剧本。上下集定价马币十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心灵劄记

很喜欢一种小小的栏目，也不尽是潮流或风气使然，实则喜欢它点到为止，余味不绝的韵味。

在有限的篇幅里，经营无限的想象空间，既浪漫又惬意；虽有任情驰骋的快活，却也须懂得掌握束缰的技巧。

一片心田顶着蓝天白

云，悠然自得。

有心的耕者撒下了种子，可以有预期或不可预期的收获，而在这依旧温润的土地上，更能让你开心雀跃的，却是那偶然相遇的感动。

尽管世事纷纷扰扰，人间却仍有那纯净无伪的天地。但愿没有邪恶的茅针毒

草，好让那小小的园圃，有香花的芬芳，有潺潺不绝的清流依旧。

凡来自心灵深处的笑声泪影，来自生命中的企盼与失落，要倾诉的要欢呼的要表达的，且让这小巧精致的艺术形态，为我们呈现一框韵味隽永的心灵劄记吧！

文 / 灵子

图 / 谢添宋

## 散文心情

中学时期，作文课的题目，总是偏向于议论叙事说理，以年少青涩的笔，斗胆地把一知半解的哲理，说得头头是道。

待年岁渐长，却发现世间大道越说越让人迷惑，于是，着笔的心情，便逐渐倾向了茉莉花香一般的幽思了。

写诗、必须有怦然的心

动和精炼的文采。

而小说，却会让你掉入周密与慎思的情节布局中。

还是散文宛转自如的文体，最能契合中年贴心的情怀吧。

散文，可以从一朵花一粒沙的微思中，探视天与地的无穷奥秘；可以从起伏绵延的远山中，想象雾霭背后酝酿着的神奇。可以泼墨如

山水，淡定如粉彩；可以有出世的超然，也可以走入凡尘，去亲炙人间的悲喜。

散文，是人人具有的性灵特质，就像与生俱来的容颜一般，有的人素静典雅，有的却明艳夺目；有者活泼，有者沉着……

由散文的笔端款款道来，却把他们特有的神韵悄悄地给透露了。





1.

一条河流过几个世纪  
热带雨林，虎啸在深处  
人头獠牙拖着五脏的鬼魅  
飞扯一脉血灿灿的暮

2.

我听见父亲隐伏水中的低语  
推醒系泊树影的船  
这船血迹斑斑

我醒来，侵河的雾解围退去  
河水漫上土岸，声音彷彿  
银白月光，粼粼浪波  
彷彿

渔火飘来盪去唱着父亲的歌  
摇橹和撒网，水面穿梭  
低沉一首歌  
传向迂迴不止的河弯

3.

离乱是悲哀在您临水  
呈现一片枯枝败叶缓慢流动



图 / 李醒滔

猫头鹰夜夜哀啼  
蛮鳄撑着大咀伪装一座美丽的木  
这河黄浊时而急急时而慢慢地流  
切过椰林，橡胶园，在这里  
天空荒凉的走动  
芒草飞奔大地  
醒来续睡去  
一个陌生的国度

远离母亲，告别兄弟  
命运注定是一条飘流的河  
在宁静，在雨水丰沛的纬线  
播下越洋携来的种籽  
月落河中变换圆缺  
生命在一一迎面的弯道与转角  
徘徊、迷失、怔忡

4.

一条河流过几个世纪  
蛮鳄退守上游水域  
鬼魅只偷偷出现无人迹处  
渔火飘来飘去  
我数度迷惑  
自己承续一种漂泊的孤苦  
在多雾的夜晚

今夜我醒，在这轻柔荡曳的船上  
彷彿听见父亲的歌声遍传水面  
夜鸟听着、鱼族听着  
两岸红树林和着  
风在舞——

5.

摇向渔火，我的泪滴落  
父亲的河

河

◎林惠涛